

目次

序

華威先生

差半草麥稽

劉粹剛之死

一封家信

新生

蕭連長

風陵渡

編者

張天翼

姚雪垠

蕭乾

老舍

張天翼

吳奚如

次

目

序

五年以來，中國的文學工作者對於抗戰可以說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的努力。他們捐棄了傳統的文人相輕的舊習。大家團結起來，在最困難的生活情況和出版條件之下，學習，體驗，寫作，介紹，辦副刊，辦雜誌，出單行本，其英勇與苦幹的精神可以媲美任何前後方的優秀的黃帝的子孫。

固然，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時地聽見一些求全責備的人作些不負責任的批評，認為抗戰以來文藝方面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連一部偉大的戰爭小說都沒有寫出來。對於這種唱高調的苛責，我們覺得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大可不必臉紅。因為假使我們翻開世界文學史一看，就可以發現偉大的戰爭文學不一定會產生於大戰方酣的時期。為什麼呢？仔細分析起來，原因是相當的複雜的，但大致地說來，不外：（一）一個大時代的價值往往在牠結束以前

是不易加以把握的；（二）在戰時，一般作家的生活太不安定，很難坐下來寫一部十分完美的偉大作品。即以上次歐戰來說，在那個亘古未有的歐洲大動盪的期間，除了巴比塞的「火線下」和伊班涅茲的「啓示錄的騎士」外，又產生了什麼了不起的作品呢？就是像「西線無戰爭」或「戰爭」那樣比較差強人意的戰事小說，也是在休戰十年以後才寫出來的。同樣地，在蘇聯，比較成功的內戰小說也是在內戰停止了幾年之後才產生的。

抗戰以來，新文學的各部門，如劇本，詩歌，報告文學等，都有相當的收穫，但我們認為最大的成就是短篇小說。用了這種最經濟最現代的文學形式，我們的英勇的文藝戰士曾把無數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會把前後方戰時生活的每個畫面給我們描畫出來；無論在主題上說，在技巧上說，都可以和此次大戰爆發後那些英美文藝雜誌上的短篇小說毫無愧色地擺在一起。

我們幾個人選這個集子，並沒有野心想做主考官，把五年來的短篇小說評定甲乙。不過覺得武漢撤退以來國內的交通和印刷都很不便，往往甲地出版的書刊，乙地看不到，頭幾個月出版的東西，過幾個月便連影子都不知去向，因此想把各人看到的好小說，搜集在一處，

公諸同好。

在着手編輯之前，我們會設法把五年以來日文藝刊物和單行本盡量搜集了一些。但因客觀條件的困難，掛一漏萬之處，當然無法避免，這是我們深引爲遺憾的。

我們選擇的標準，大致是以作品的技巧爲着眼點，有許多作家抗戰後並沒有什麼作品產生，或者產生出來而未能追得上他們過去的水準，在這裏我們只好把他們的名字暫時割愛。但我們究竟是血肉之軀的人，不是一架分厘不差的天秤，絕對客觀的境界是達不到的，假使有什麼取捨上的不當，自然應由我們負責。

排列的先後，大致是以發表的年月爲標準，但有時因篇幅關係，這個原則不能完全嚴格執行。爲了印刷和讀者選購的方便，這個集子暫時印成上下兩冊，以後假使能把我們現在正在竭力搜集的一些材料找到，也許還要出一個續編。

最後，對於本集中的十幾位作家，我們在這裏向他們表示最大的敬意和謝辭。

編者 卅一年四月

小 說 五 年

華威先生

張天翼

轉灣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發上了信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天翼兄。我總想儘快跟你談一次——唉，可是總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關於公債工作的方案，煩請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裏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說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

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够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筯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踱着，好像飯後散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ding dang, ding dang, ding dang——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往左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鋼絲在閃着光亮。還來不及看清楚——它就踏到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地快。

而——據這裏有幾位救國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葉威先生的包

車。

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救亡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錢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便動撮着。

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神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們在門口下車時總要隨便把踏鈴踏一

下……ding——

同志們彼此看看：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腫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穩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他先前那副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

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

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志们一種担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息息索索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離主席位置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手勢。「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告交際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時間不够支配；祇容許我在這裏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括洋火點他的烟。把錢放在面前，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二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抽了三分鐘洋火之後，穩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嘩啦嘩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去赴別的會議，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

停了一停。抽了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祇祇嘴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激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第二口烟，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氣。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大家團結起來。也只有在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解不够，工作經驗不够，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

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瞞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主席旁邊的同志揩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了，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

說下去：

「若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為今天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一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坐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

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選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應當他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協會領導部開會議室。

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開了過玩笑是似的。在四圍的喧嘩聲中，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鬍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算賬呢！要質問他爲什麼要把

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個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一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個指導部是個領導機關，這個指導部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羣衆是複雜的。尤其是現在的羣衆——分子非常複雜。我們若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担子担起來。

他反復地說了領導中心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每天都這麼忙着，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辦事。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有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

「唉，他真是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二大驚。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

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

他看見對方在那裏躊躇，他把下巴掛了起來；

「問題是這一點！你們的委員會是不是能够真正領導這工作。你能不能夠對我担保——」

「你們會內還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書面的東西給我。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負責。」

接着他又聲明：這並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這裏他食指點點對方的胸脯：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團體了麼。」

這麼談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會的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腫肉。

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

「你昨天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但是我在臺上開始演講，一看——連你都沒有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到了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去。」

華威先生猛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大家決議了的。我來找過華先生，華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們祕密行動！」他瞪着眼。「你老實告訴我——這個讀書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我！」

對方也似乎動了火：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什麼祕密行動也沒有。……華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我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工作停頓起來……」

華威先生把雪筍一摔，狠命在桌上槌了一拳：Bang！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你們！哼！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

五分鐘之後，他擡起頭來，害怕似的四面看一看。那兩客人已經走了。他嘆了一口長氣：

「唉，你看你看！天翼兄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現在的青年！」

還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他打碎了一隻茶杯。密司黃扶着 he 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說：

「明天十二點鐘有個集會……」

——文藝陣地

小 說 五 年

「差半車麥稽」

姚雪垠

「瞧這傢伙，又是一個『差半車麥稽』！」

在我們的工人游擊隊裏邊，近來最喜歡把別人叫做「差半車麥稽」。有時我們向隊長要烟吸，如果隊長把烟捲藏在腰裏不拿出來，我們就向他叫道：「喂，隊長，『差半車麥稽』！」當着別人面前猛不防打一個噴嚏，鼻涕從鼻孔裏竄出來，你隨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提下來抹在鞋底上，別人也會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車麥稽』！」我們全隊的人，沒有一個不長蟲子。平常不論蟲子在身上怎樣的爬呀，咬呀，我們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搥一搥，至多伸手到衣服裏邊搥死一個兩個。到我們真正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我們能够安心睡一覺的時候，我們決不放棄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兩大敵人是：鬼子和蟲子。在殲滅戰開始的時候，我們照例圍繞着一堆烈火，把內衣脫下來在火頭上烤着，抖着。我們的敵人像

炒焦的芝麻似的一個個的肚子膨脹起來，滾到火裏。火裏嗚嗚刺刺的滾着響亮，騰起一種難聞的氣息。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爲勝利而快活得亂蹦亂跳互相的打着，並着，還互相叫着：「『差半車麥積』，格崩，格崩，用牙咬着！」總之我們用「差半車麥積」這個詞兒來取笑別人的機會非常多，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們稱做「差半車麥積」。我們把「差半身麥積」這詞與廣泛的引用着，並不顧及適其恰當。當我們叫出這個詞兒的時候，並不含有一點惡意，只不過覺得這樣一叫就怪開心罷了。假若在我們隊裏沒有這個寶貝詞兒，生活也許會像冬天的山色一樣的枯燥無味！

雖然我們把「差半身麥積」這綽號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身麥積」他本人却早就離開我們的隊伍了。

他是一個頂有趣的莊稼人。從他入伍的時候起，他就做了我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担架上離開我們的時候。他走了以後我們不斷的談着他，想念他。隊長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着愛人的情書似的，珍惜的不肯讓別人拿去。當「差半車麥積

「還沒有掛彩的時候，一天到晚他總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鍋內有沒有烟。有時候他一個人離開了屋子，慢屯屯的走到鄉村邊，蹲在一棵小樹的下面，皺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長的時候，把兩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啞一啞，隨即有兩縷灰色的輕烟從他的鼻孔裏呼了出來。同志們有誰走到他的跟前，問他道：「『差半車麥』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黃臉婆哩？」『差半車麥』的臉皮微微的紅了起來：「怎麼不是呢？」他說：「沒有聽隊長說俺的『屋裏人』跟小孩到那兒啦？在『差半車麥』看來，我們隊長是一個黨能的人物，無論什麼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訴他，不過是怕他偷跑罷了。有時候『差半車麥』並不是想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着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後再把下面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心生的做活，好好的地裏哪會長得這末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小塊坭坂，用大姆指

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的看了一看，拿進鼻尖聞聞，再放一點到舌頭上品品滋味，然後他把頭垂下去輕輕的點幾點，喃喃的說道：

「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車差豬」在游擊隊裏始終連一句救亡歌兒也沒有學會。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個同志把眼淚都笑出來，以後他就永遠不再開口了。當我們大家唱歌的時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兩隻生滿血絲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們嘴吧亂動。他無論在高興或苦悶的時候，在平常的行軍，或放心休息的時候，他最愛用悲涼的聲調反復的唱着兩句簡單的戲詞，是他從小孩子時候就學會了。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風……」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樣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見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動人的故事來。

一個寒冷的黃昏，忽然全隊的弟兄興奮得發狂一般吶喊着跳到天井裏，把一個新捕到的漢奸同隊長密密的圍起來。漢奸兩隻手背綁着，臉黃得沒有一絲血色，兩條腿顫抖着幾乎站立不住。他的頸子後面插着一把舊鋒刀，腰裏插着一根小烟袋，頭戴着一頂古銅色的破毡帽，隊長手裏拿着一面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太陽旗，冷靜的像一尊鉄人。同志們瘋狂的叫着：

「他媽的打勞得多像莊稼人！」

「槍斃他！槍斃漢奸呀！」

不知誰猛的照漢奸的屁股上踢了一腳，漢奸打了個前栽，像患癱瘓症似的順勢跪倒在隊長面前。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譏諷道：

「嘩，原來是一泡鴨子屎！」

隊長還是像一尊鉄人似的立着不動，濃黑的眉毛下有一雙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漢奸身上翻發着一切秘密。

「老爺，俺是好人啊！」漢奸顫抖着替自己辯護：「我叫做主顧，嗚吧，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子嗎？」隊長左頰上的鬍根黑毛動了動。

「是小名子，老爺。小名子是爺起的，爺不是唸書人。爺說起壞名子歷歷災星吧。……」

「你的大名子叫什麼？……：站起來說。」

「沒有，老爺。」「嗚吧」茫然的站起來，打了個啞氣：爺說莊稼人一輩子不進學堂門兒，不登客房台兒，用不着大名兒。」

「有綽號沒有？」

「差，差，老爺，『差半車麥稈』。」

「嗚？」隊長的黑毛又動了幾動。「差什麼？」

「誰差你半車麥稈？」

「人們都這樣罵我。」「嗚吧」的臉紅了起來，「這是改糖人的王二騙子給我起的外號。他一口咬定說我不够數兒……」

「噏！」同志們都笑了起來。

隊長不笑。隊長一步進一步的問他家鄉和當漢奸的原因。

「他是王莊人，」「嗚吧」說：「是大王莊不是小王莊。北軍來啦，看見『屋裏人』就糟踐，看見『外頭人』就打呀，砍呀，槍斃呀。小狗子娘說：『小狗子呀爺，莊裏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帶着『屋裏人』跟俺的小狗子跑來啦。小狗子娘已經兩天兩夜水米沒打牙。肚子兩片跟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餓癢啦。小狗子咳不出奶來就吱吱啞啞的哭着……」

被綁着的農人把頭垂了下去，右兩行眼淚從他的鼻間滾落下去，我們的隊長用低聲咕嚕道：

「說簡單一點吧，你說你爲什麼拿着小太陽旗？」

「老爺，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咱們死了沒幾時，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餓死嗎？』」是的，老爺，小孩子沒假一件虧心事，有啥要餓死呢？小狗子娘說：『你回去罷，』她說我：『你回去到莊子邊把咱地裏的紅蘿蔔拔幾根拿來度度命，全當是爲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莊子還有二里遠，有幾個戴銅盆帽子的北軍就開始向我打聽來，我又跑回來啦。回來聽着小狗子在他媽懷裏『吱吱吱吱』啐……：『他開始啞喇起來。』

「不要哭！」隊長低聲命令道：「因此你就當漢奸了，是不是？」

「鬼孫子才是漢奸！他硬信了漢奸，看，果然，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差半車麥稻」聳了聳肩膀，興奮的繼續說下去：「別去管我，你拿一個太陽照北軍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個小旗交給我，她說：『小狗子爺快去吧，快去替回來。』我說：『混帳旗子多像齊樂呀……：南軍看見了不礙事麼？』她說：『你誇呢，咱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啲，你這二百五！』老爺他相信我中國人還會當漢奸嗎？小狗子娘真壞事，她叫我拿他媽的

倒楣的太陽旗！」他一邊哽咽着，一邊憤怒的咬着牙齒，一邊又用恐懼的眼光看着隊長。

隊長又得詳細的盤問了一會兒，漸漸鬆開了臉皮，不再像一尊鉄人了。其時我早就想對隊長說：「得啦，這傢伙是個有趣的大好人，還有什麼可懷疑呢？再盤問下去，連同志們也不耐煩了。」隊長終於吩咐我把「差半車麥鞋」手上的繩子解開。一解開繩子的「差半車麥鞋」就搔了一把鼻涕，一彎腰抹在鞋尖上。這時我才發現他穿着一雙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後跟塗抹着厚厚的一層已乾的而未乾的鼻涕，乾的地方微微發光亮。

「以後別再把帽子弄叫做『北軍』了，」隊長和善的告他說：「現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樣。現在一邊是——咱們中國軍隊，一邊是日本鬼。你懂嗎！『差半車麥鞋』？」

「怎麼不懂呢？」他點點頭：「我不是不够數兒呵！」

隊長把小太陽旗還給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們這裏『喝湯吧。喝完了湯你安心去挖你的紅蘿蔔，敵人在夜間已經給我們打竄了。小太陽旗你帶帶去，萬一遇着鬼子時你就拿出來讓他們瞧瞧，可別說出我們在還

兒。……」

吃飯的時候，同志們都爭着要同「差半車麥稻」蹲在一塊兒，幾乎把他的棉袴都撕毀了。起初他還非常拘束，後來看我們大家都對他十分親熱，就漸漸的胆壯起來。他吃得又快又多，盤裏邊舐得乾乾淨淨。吃畢飯。他又搥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個飽嗝，用右手食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來一片蔥葉子，又一彈，蔥葉子同牙花從一個同志的頭上飛過去。

隔了一天，剛吃過午飯以後，我又看見「差半車麥稻」在我們的院裏出現。隊長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加入我們黨裏了。我們大家高興得瘋狂的叫着躍躍着，高唱着我們的游擊隊歌。

可是「差半車麥」一直老老實實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裏噙着一隻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車麥稻」睡在一塊兒，我問他：

「你爲什麼要加入我們游擊隊？」

「我爲啥不加入呢？」他說：「你們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赶走，莊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問道：「你的小太陽旗呢？」

「給小狗子做尿布了。」他彷彿毫不在意的答道。

「差半車麥稻」同我悄悄的談着家常。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爲着要安安全全的做莊稼而熱切地期望着把鬼子打跑。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隨着離民車逃到後方去。他同我談話的時候。眼睛不斷的向牆角的油燈瞟着，似乎有一種什麼感觸使他難以安心下去。我裝着睡熟的樣子偷偷的觀察他的舉動，我看見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時的向燈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發不安起來。最後他偷偷的站起來向燈光走去，但只走了兩步，就折回頭走出了屋子，在院裏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聲，又回到我的身邊。於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的東西下面便倒下去了。

「這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物，」我心裏說：「而且還粗中有細哩！」

在我們游擊隊住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找到燈火，我們總是要點着燈睡覺，從「差半車

麥藉」入伍的第二天起，連着兩天都發生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燈火在半夜裏熄滅了，一個同志起來撒尿時踏破了別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槍走了火，把大家從夢中驚起來，以為是敵人來了，在黑暗中亂碰着，亂摸者，一兩隻手電是不濟事的，有的誤摸走了別人的槍支，有的摸到槍支却找不到刀子。等驚慌平息之後，大家都憤怒得像老虎似的謾罵並追究起熄燈的人來。隊長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問了一遍，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心裏有一點約摸，便向「差半車麥藉」偷看了一眼。「差半車麥藉」的臉色蒼白得怕人，兩條腿輕輕的戰慄着，隊長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憤怒的淚光也都跟隨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的心裏說：「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戰慄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溫和的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能過不能過？」

「能的，隊長！」「差半車麥藉」從腰裏抽出他的小烟袋來，送到隊長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們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隊長也笑得連連的打着噴嚏。可是「差半車麥」自己却不笑。他搔了一搔頭皮，順便用手往頸子一摸，摸出一個蝨子，又用指頭捻了一下，送到嘴裏「格崩」一聲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車麥」拖到沒人的地方，悄悄的問他爲什麼每夜要把燈火熄掉。他的臉色紅了起來，一邊微答着，一邊吞吞吐吐的咕噥道：

「香油貴得要命吶，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頸子：「點着燈我睡不慣。呵，你抽烟吧？」

可是集團生活對於他漸漸的習慣了。他開始肥壯起來，活潑起來，他對同志們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滿的見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的黑話，比如他把路叫「條子」，把河叫做「帶子」，把雞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爐子」。他批評同志說：

「有許多話說出口來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諱。你們在做工的時候馬虎一點不要緊，現在是玩槍吶，幹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們有時也故意的說幾句黑話，大部份的時候却同他抬槓，向他解釋着我們是革命的游擊隊，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說土匪的黑話。「差半車麥粉」雖然心裏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帶着諷刺的口氣說：「俺是莊稼人，俺不豈新規矩呀！」於是他又沉思起來。

「喂！」有一天我對他說：「你應該稱別人做『同志』吶！」

他微笑着，搖搖頭，握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爭辯道：

「二哥，咱山東人叫『二哥』是尊稱呢！」

「可是咱們是革命的隊伍吶，」我說：「革命軍人都應該按着革命的稱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規矩！」他不滿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條心』的意思。」我給他解釋道：「你想，咱們同生死，共患難，齊心齊意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麼？」

「對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們就怕心不齊！」

在晚上出發的時候，「差半車麥」在我的肩膀上輕輕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聲音叫道：「同志。」隨着便又羞澀的，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一忽兒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了一下：「我們要去摸鬼子嗎？」

我點點頭：「你的？」

「不，」他說：「俺打過土匪……」

我同他膀轟膀的走着，聽見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厲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

「喂，你撒謊！」我小聲叫道：「我聽見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來慌窘的樣子，把小烟袋滴滴溜溜的輪轉着，喃喃的說道：

「我一點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漢！以前打土匪也是這樣子，才出發時總是心跳呀，腿顫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鄉下人就怕官吶。……」

約摸離敵人住的村莊有三四里遠的光景，我們在一座小墳園裏停了下來。隊長徵求兩個同志自告奮勇走在前面探路。其餘的大部分跟在後面，一小部分繞到村子後面埋伏。出乎我

意外的，「差半車麥藉」忽然從隊長面前站了起來，搶着說：

「隊長，我『條子』熟，讓我先進村子去！」

這時全隊的同志都茫然了。隊長楞怔了一會兒，左頰上的黑毛動了幾動，懷疑的問道：

「你是說要做探子嗎？」

「是的，以前我常常摸土匪哨。」

有人在隊長的背後咕噥道：「他不行，別讓他壞事吧！」可是隊長立刻不再遲疑的對「

差半車麥藉」說：

「好吧，可是你得特別小心！」他又扭過臉來命令我說：「你得跟他一道去，千萬不要

大意了！」

「差半車麥藉」拖着像猴子似的跳出了墳園，在我們背後留下了一些悄聲的埋怨。我聽

見是隊長的聲音說道：

「不礙事，他粗中有細。」

我們走到離敵人的村子有一箭遠近，便爬在地上，憑着星光向前邊仔細的察看了一會兒，又側着耳朵仔細聽一聽。村子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差半車麥粒」附着我的耳朵說道：

「鬼子們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從腳上脫掉，插在腰裏，彎着腰向村裏走去。我非常替他擔心，往前爬了十來步，伏在一棵柳樹的下面，把槍機扭弄開來，注意着周圍的動靜。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還不見「差半車麥粒」回來，我心裏非常焦急，一直向前邊爬去。在一座草棚前邊，我發現了一個晃動的黑色影子，並且有一種東西拉在地上的微聲。我的心口像馬蹄般的跳起來。我把槍口對準了黑影子，用一種低而嚴厲的調子叫道：

「誰！」

「是我呀，同志！」一個非常熟識的聲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們又白來一趟！」
一個箭步跳到聲音跟前，我不放心的問道：

「全村子你都看過了？」

「家家院裏都看過啦，連人毛也找不到。」

「你爲什麼不叫咳嗽一聲呢？」

「我，我……」
「差半車麥稻」用膀子尖諛媚的貼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說：「俺家還少一根牛繩哩，拿回去一根礙事麼？俺以前打土匪的時候拿老百姓的一點東西都不算事的。」隨着他把牛繩子頭舉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來。

「放下！」我命令道：「隊長看見要槍斃你了！」

「差半車麥稻」眼兒失望的看着我，還疑着把圍在腰裏的牛繩子解了下來。我大聲的咳嗽三聲，村子周圍立刻有幾道電光擊破了黑暗，同志們從四下裏跑進村來。

「二哥，」「差半車麥稻」用一種恐怖的將要哭泣的低聲說道：「你看，我把牛繩子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車麥稻」一步不離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像一個打破茶盅等待着母親責罰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車麥稻」的不安，就悄悄的告他說我決不向

隊長報告。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把小烟袋塞到我手裏，我一邊抽着烟，一邊問他道：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

「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呀。」他含糊的答道。

又沉默一會兒，「差半車麥稈」忽然捏了一把鼻涕，用一種感慨的聲調問道：

「同志，幹革命就得不到一點好處嗎？」

「革命是爲着自己也爲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釋道：「革命是要自己受點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呀。我們要把鬼子打跑，幾千萬人都能夠過安生的日子，咱們不也一樣能得到好處嗎？」

「自然呀，千千萬萬人能過好日子，咱們也……………」

「到那時咱們也就有好日子過了。所以咱們的孩子，孫子，子子孫孫都能够伸直腰兒走路了。」

「我說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當菩薩呀！」

從此他越發的活潑起來，工作得非常緊張，爲悼念女人和孩子而苦悶的時候也不多了。他開始跟着我學習認字，每天認會一個字。不幸剛認會了三十個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槍傷了。

一個月色蒼茫的夜晚，我們二十個游擊隊員奉派去破壞鐵道。敵人駐紮在離鐵道只有三里遠的村子裏。我們並沒有帶地雷，也沒有帶新式的工具，憑着我們的力氣去打。把鐵軌掘斷兩三根，然後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的兵車。我們儘可能小心的進行工作，誰知終於沒法使鐵軌不「鏘朗」的響了起來。這響聲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遠處飛去，立刻引回來響聲比這更清脆，更尖銳的槍聲，從我們的頭上急速的掠過，驚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來。

「臥倒！」

分隊長的口令剛剛發出，敵人的機關槍就達達的響了起來。槍彈有時落在我們的背後，有時在我們的前面劃了一道弧綫，飛騰着塵埃的烟霧。機關槍響了十來分鐘便忽然止住。鐵軌微微的戰抖着，敵人的戰車馳來了……

分隊長原是膠濟路工程工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傢伙，他接二連三把有六個炸彈綁在一塊兒。放到鉄軌下面發了一個命令：「快跑！」我們像飛一般離開了炸道，跑到一座小墳園裏，靜靜的伏在地上。「差半車麥藉」若無其事的拿出他的小烟袋來，預備往嘴裏塞去，給分隊長用槍托照他屁股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進腰裏去了。他帶着不滿意的口氣向我咕嚕道：

「槍子兒有眼睛的，怕啥呢？」

藉的像打了個霹靂似的，鉄軌下的炸彈爆裂了，放人的腳草鞋着一些灰塵，彈殼破片，從地上狂跳起來，倒進灌木叢裏……

「好！」二十個人的聲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跟着片刻間，一切寂靜。

跟着寂靜而來的是同志們的歡樂的謔罵，迅速的，簡短的，幾乎不爲同志們所注意的從分隊長嘴裏發出來的命令。在這些紛亂的聲音中，有一道低啞而悲涼的歌聲：

「有寡人出來……」

我們跳出了小墳頭，向後道跑去，就在這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比先前更兇猛的響了起來。「差半車麥粒」在我們的面前正跪着，叫了一聲：「不好！」便打了下去。但我們並不去管他，只顧拚命的前進。我們還沒有達到鐵道纜；敵人的馬蹄聲已經分明的從左右臨近了。我們開始退却……

我跑過「差半車麥粒」的身邊，看見他拚命的向着馬蹄聲響處射擊。我說：「掛彩了麼？能跑不能跑？」「腿上啣，」他說：「我留下還他們幾個吧……」我不管他反抗掙扎，把他背起就跑，有時跌了一交，有時滾下溝裏，……：槍聲，馬蹄聲，背上的負擔，彷彿對於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跑不可。

回到隊裏，才發現「差半車麥粒」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槍，他已經昏迷不醒啦。我們把他救醒過來，知道槍彈並沒有打進致命的地方，便決定把他送往後方醫院去醫治。當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時候，他的熱度高得怕人，嘴裏不住的說着胡話：

「嗒嗒！黃牛呀！……嗒嗒！……」

——文藝陣地

劉粹剛之死

蕭乾

江南的晚秋原沒有北中國那樣蕭殺，然而半世紀來空前浩劫的一九三七，却使那最昇平的田廬都遭了摧殘。同年春天插秧時，田塍上還可以聽到一派歡欣的俚歌，時常有樣式新奇的風箏由城裏灰色屋頂上騰升，用悠閒點綴了那淨藍色的天空。但自從八月，那淨淨殘暴的海盜闖進了浦江，江南，即使離鐵道很遠的僻鄉，也失掉了原有的靜穆。

十月廿五日的早晨，溧水城頭，爲金黃晨曠染了色的荒草微微抖了一抖，田壩上無聲地飛起一羣燕子。雜在這唧唧啾啾的一羣裏面，還飛着一隻翅膀龐大得出色的鋼鐵的禽類。他們結伴掠過阡陌萬頃的廣袤田野，掠過龍蟠虎踞的起伏山巒（有楞有角直像手捏成的）掠過銀帶一般的秦淮河，朝着西北飛去。

清晨的天空是微涼的，然而他們各個揣了一顆溫暖的心。小燕一顆顆規則地悸動着的心

裏如果也蘊藏點什麼的話，那不外是采石磯岩縫裏新搭成的巢，和躊躇在那裏而待哺的雛燕。那鋼鐵的臟腑裏蘊藏着的却是空軍少尉劉粹剛，一個接連鏖戰了七十多天，擊落敵機十三架的空軍好漢。這是八一三以來，他第一次的休假，他向着南京進發。

藏在這顆心窩裏的，可比小燕的複雜多了。本能地他不能忘掉由西路部隊釘了「遼甯劉寓」的家門，和兩個月前，倚在那門檻上招手送他的美麗影子，然而他更得抓牢，機警地旋動手腕裏的駛盤。他微側過戴了風鏡的眼睛，忽然記憶裏冒出一陣英倫的雲霧，營營地裹在那隆大的摩托響聲裏：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他有無敵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呵，沒有比這個國家再美麗，可也沒有比這個國家再多災殃的了。）

這時，機翼下出現了一個蜂窩般的城市，他的力被動作的升降機，這時，機翼震動得慢了，機身如一條飄動的船，但機翼繞過了城就衝打了一個旋風，像去月那裏長影子撫摸了一下那些受着俄機威脅的屋頂，詭之，起落輪着陸了。

跳出機門，他熱切地抓到許多歡迎人的手。有道是他在湖河口上新建出的紀錄，有的問他在深水同志們的安好。這些村莊，滿是這機翼的遺留者在擇了這飛行衣上的塵土，就和大家談進休息室去了。

這時，機場上的勤務端上一份早餐來。

「別留老頭，他心穩了，快先放他回家吧！」李公臉這樣逗着他。

他猶豫沒有口得吃東西，然而可也這公他獨自回家。他頓拾他朋友的肩膀，會愛地走出去了。

這時，休息室的掛鐘已經十點廿分了。

他是很着急回家的，然而走出機場，他沉思了一下。深淵隊長死得好慘。如今，他的家

眷已經到京了。而且，聽說爲了撫卹金事，家庭還起了爭執。他決定以梁烈士的生前知友，多年同事的身分，去幫助他們調停好。

雖說這是他的休息，其實，除了沒有在空中馳騁外，在地面上，他依然是手脚不得停歇的。直到下午五點，他纔回到自己那個溫暖的家。

他見到他的太太，第一件事是替他的隊員們謝謝她爲他們手織的羊毛衣。他們的確是一個年輕夫婦，廿三歲結婚後，到現在剛剛兩年，（那以前，她曾經在錢塘江畔創辦並且主持過一個小學校。）然而他們知道怎樣節制自己的情感。他們用堅實的鼓勵，相互的尊敬，代替了一般小夫婦的鶼鶼。八月十一日，神聖的保衛祖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劉少尉由揚州寫給她的信可以看出：

「假如我要是爲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我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爲我們是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妳（指其夫人）應當創造新的生命，改造環境，我只希望你永遠記住的人生旅途上遇着我這麼個人，我們爲公理而戰爭，我們爲生存而奮鬥

，我們會勝利的。……」

這信寄到南京後，不久，一封字體秀麗的覆信又在揚州收到了：

「萬勿因我之念你，而有所分心也。否則麟實爲國家之罪人矣。我們不要驕，不要餒，所要的只是一副健全的體格，一顆堅定忍耐精細的心。每次上機，親自檢查一番，太信任人也會靠不住的，同時，自己的這種戰略，也得時時小心，預防敵人也將取這一種戰略來侵犯我。頭腦固然要清，鎮靜尤不可少。家裏有我照料，萬不要惦念。現在你已交給了國家，我不應再爲私事來紊亂你爲國禦侮的心。粹剛，現在不是我們的時候，誠如你所說：我們的時候，在殺退了倭奴，恢復我河山，中華民族永存於世界的那一天。那時我們再娓娓清談，我們的小家庭再充滿了融洽之氣。我希望那天早日來到：……」

由這兩段節錄的信，讀者大約可以不憑描寫也摸得清這位飛將軍的「內助」是怎樣明達果毅的女子了。因而在這闊別經月之後，諸位當也不該期望電影上所看的那一套了。只要想想看：上午十點飛到首都，他的「安樂窩」所在的城，却到下午五點多鐘纔回家，便已够「

不近人情」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魯南浙北山西全省馳騁的，正是千萬不近人情的好漢，是他們的血肉骷髏逼出了兇猛的洪水。

就像其他小夫婦學說着「璇宮豔史」一樣，我們這位飛將軍開始有聲有色地追敘十月十二號那天，他在首都上空用殘破飛機擊落那架敵機的故事，他擺動着粗大的手掌，忽起忽落地描摹着空中動作。當他說到他的飛機上的一部鋼絲突然被對手的機槍擊斷了時，房裏那唯的聽者不自覺地擡起小拳頭，安詳溫柔的臉上頓然露出了無限的關切。

「這時候，敵機降落。」空中好漢像是安慰了她。「但是，一架敵機很迅速地追蹤來了，而且，馬上就要掉到背上來了——」

「阿——」她小母親似地地走攏來，真像是可以保護他。

「我算計反正也倒臺了。我拚它一下。就關了油門，等那傢伙飛近了時，就冷不防給它來了個小轉彎。這就向上衝去，忽然，敵機在前面出現了。放了一排槍，砰地一聲，那傢伙的汽缸給我炸碎了。直像個崩完了的炮仗那麼一溜黑烟掉下去了。」

這時，一種無比的驕傲，佈滿了劉太太的臉上，她替他計算着：

「第一，九一八你入的軍校就空班，一二八你入的航校，如今，八一三你已是個出色的打手了。這三個難過的日子却剛好是你的路程碑了。」

正說着，僕人喊着開飯了。

在飯廳的牆壁上，他忽然發現了一個樣式像寒暑表的牌子。他走近一看，呵，正是他擊落敵機的紀錄，旁邊還用纖細的小字註着「滬西」「沿江」一類地點的說明，在另一個表上列着的是他這一分隊的總紀錄。他看完了後，一種介於感激與驕傲的情緒流露出來：

「希麟，你真是細心極了。」

「不，還是我天天充飢的東西，我才把它掛在飯廳，我守着它，由八月十三，看着它一天天增加着，我歡喜得什麼都吃不了。我只盼着你新的捷報。」

忽然，他記起了一件事。

「啊呀，我得快些吃飯，今天七點鐘還有個會。」

「什麼會呀？」她本來已爲他安排一個極美好的晚上，她知道他需要些休息了。

「是東北救國會。」說到東北，他自己也怔了一下。他心坎上浮起一些蒼白頭髮，一片爲強人霸佔了的花園。

七點鐘，他是坐在福昌飯店的會場裏了。當他進門時，許多同鄉爭着和他握手。有的還自己報着名。「我是×××，呵，你給咱老鄉增光了。」

他一律很誠懇很爽捷地回答：

「應該的！」

在台上，有人報告着收支帳目，有人報告經募情形，有人演說，最後，還有人唱歌。歌聲宛轉而低啞，全場會員都似陷入了一個可痛的回憶中：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

可愛的故鄉——

爹娘呵，爹娘呵

……

這時，會場裏還真有丁哽咽的聲音，他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在那個歌者唱完一段時，立了起來：

「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好漢的歌。我不怪那唱的人。我們應勸告那些編曲的文人。這不成，看，大家全哭了。然而，哭有用嗎？還才是亡國之音哪，這麼叫化子似的哀求！所有丟掉的都還是我們的，只要我們有胆子去拿回來。現在，我們不是已撿了袖子，要去拿嗎？爲什麼還用這種傷感的調子洩氣呢？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壯胆的。」

劉少尉乾脆地結束了這提議，用炯炯的目光環視了場中的會員，（那些抹過眼淚的，即刻羞愧起來，）便重新坐下了。

然後，還是那個歌者，那隻喉嚨，聲音却由乞言而變爲戰士了。他唱「衝鋒」，也唱了

「青年航空員」。

大約八點光景，外面有人找到少尉。

他走出會場。門口停了一部飛機場上派來的汽車。是參謀長派人來接的。先到他家裏，沒找到，所以才又跑到這裏來找。

他登上汽車。

參謀長說，娘子關頃已失守，空軍接長官命令派一隊飛機出發，任務是在廿七日拂曉，掩護×路軍反攻娘子關。參謀長並且說，現在這邊缺少領隊的，問他估量自己體力，能不能犧牲這班休息？

這時，他不但有決擇的充分自由，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兩天來，他腹部就隱隱有些痛。而且，山西他不會飛過，對於天氣，航路，一點也不熟悉。但是責任心不允許他畏縮地考慮這些。他即刻接受了這任務，並且立刻出發陵園（那時，飛行員的住所，）去組織隊員。然後，又到中華門去交代第廿四隊部的公事。

好一個「休息」，可等急了家裏的劉夫人。直到十一點，才聽到一陣急遽的敲門聲。

回到家裏，他只把明天要出發的事告訴了太太。按照空軍習慣，並不告訴她往那裏飛。

他們沒有時間去「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那麼哀哭。他們即刻很敏捷地「分工合作起來。」劉夫人即刻爲他打點箱子；檢査那些輕而禦寒的東西，一一爲他平鋪在箱底，他說了一聲「你不用給我帶多少衣服，」而且不必帶鋪蓋，自己便在桌頭整理着地圖。在那張縮尺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他握了管紅鉛筆的手指仔細緩緩地蠕動着，藉濃淡顏色辨識着地面的高低，河流，村落，森林，和敵人的陣地。暮想後天黎明，他便將領着八條好漢，三隻鐵磨，掩護着一支英勇的生力軍，向着地面上頑敵作掃蕩的攻擊時，他興奮得一點睡意也沒有了。

然而在家裏，他有着一個溫存而謹嚴的教官，她知道睡眠與精力的關係，就催着他早些就寢。

其實，那時已經十二點過五分了。

廿六號早晨四點半，窗外還漆黑着的時候，他便爲床上頭那隻小鬧鐘喚醒了。一個空軍

送到門邊，劉夫人還爲他計算着虧了兩個小時的覺。她靜靜叮嚀他晚上早些睡。（殘忍的安排，嚴密的預備！她一點也不知道他晚上將睡在那裏！）

劉少尉穿上軍衣，還只穿他慣穿的襪子。

去開門，忍了陣痛，有一口氣衝到喉嚨裏。他正想快快地用這聲聲清涼的由山語，在車裏，他提提設計到那裏，甘苦自嘗，這一個高貴的階級。

他正想快快地用這聲聲清涼的由山語，在車裏，他提提設計到那裏，甘苦自嘗，這一個高貴的階級。

劉少尉穿上軍衣，還只穿他慣穿的襪子。

這時，洛陽太原間不但瀾漫着厚霧，而且還落着雨了，初次在黃河上空自由地面飛行的他們，只有把速度儘量減少，並隨時辨識着機翼下面飄動的陸標。當機翼沾了露水，這條浩瀚的汾河。

他們便沿着汾河，找尋着飛行場的太原。

天已暗了下來，太原的時間比洛陽的又慢了一小時，毒箭劉少君這一分鐘造的。如今，黃昏遮住了一切可愛的陸標，他便是飛行在夜霧中了。

這時，排在左翼的一架飛機着了毛病，用燈語向領隊招呼了一陣，便回頭飛了。

如今，是只剩着兩架飛機了，毛病，用燈語向領隊招呼了一陣，便回頭飛了。他這架飛機是太原的地方，可還沒有看見太原，這架飛機，只好繼續向北飛。

忽然，地面被機翼射破了。飛機陰森地轟擊在他機翼上，他機翼上開了花。機翼的聲響在黑夜裏響徹着。

沒想到另外隊員那架却比他先潰了油。他打住了一秒鐘，隨即「呼」一聲熄滅了。

許多人反天斤斤於瑣細道德，只有空中好漢才配完成那英雄實質偉大的道德。

如今，無敵長槍身懷有一顆照明彈，這也許就是逃生的一根稻草。不幸，那個隊員沒有帶。拋開國家，社會，單單從人類的本能上想，他帶下這顆，他覺得原諒！偽君子還可以說是「爲國保身」，其實，即使明白說是爲保自己，在這空軍的榮譽觀上，也沒有什麼不該的了！

然而，劉隊長丟了機柄，一顆，唯一的那一顆照明彈飛落下去了。黑空放了光明，中國空軍的道德放了光明。

「這顆一放，後面那架要對國示，對同胞，比平常人更難。」

如今，是只聽他孤單地飛行着。他沒有了夥伴，沒有了機柄，沒有了那顆照明彈。他只有那顆照明彈。這時的空軍，和一般空軍的赤誠。那是比平常更難的。選了那個，他沒敢說前逃着。用這顆的照明彈，這本身和同胞的。

五年後的今晚，對於跳傘，他還是那樣興奮。

他集中通身的敏銳，靈活，氣力，牢牢把住了那人機生命所繫的絞盤，一面探察着機翼下面的一切，一面向下降落着。

這時，這小縣城裏居然出現了一個明達人，隨之，一盞像是引路的燈在下面燃亮了，也許還是一盆火。

——明早該是我單獨去掃射敵人了。

這樣一個念頭忽然興奮地冒了出來。他即刻又收束起，我不能想別的。他得儘量用眼睛和機身追蹤那團光亮。

他安全地完成了第一圈，呵，他距地面僅有三百公尺了。

然而地面上，除了那團火光，一切並沒有多一絲亮。

在黑漆裏，他打起第二圈。

嘩嘩的機聲一聲聲激盪了城裏的居民。

死之關係

應由作爲負責。

——文藝地

一封家信

老舍

取這封信上說。到是這熱烈的小家庭：「夫一婦和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不過，『熱烈的』或者不恰當。在『熱烈的』單上，這這這小家庭可就不完全像個小樂園，而不得不持這世界上那那苦痛與不安了。」

由這小家庭所發出的聲響，我們就可以判斷，牠的發展似乎有點畸形，這我們也曉得，失去平衡的形勢，就是一個家庭也非例外。

在這裏，我們只談到那位「大吵吵」的先生。他是個睡吧。我們常常聽他推測，這位先生的胃口不錯，一定具有那雄壯男子的苦心與盼望。可是，人與人之間是多麼不易諒解呢！他不出聲，這就該波口氣：「你說話呀！說話！怎麼啦？你睡吧了？睡吧，你這這這死不開口，就得離婚！離婚！」

是問，也是怨。——那小家碧玉的性弱弱者，——是覺得世界上有離婚這件事的，雖知道離
 婚這件事，但其實際的工作，都有什麼手續與意義呢。反正她覺得這件事很有些力量，說出
 來既不靈時，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點急。她，更覺得那更細膩，真正一九三七的機械式，
 臉上是那兒看調：圓圓的胳膊，高高個乳房，衣服是那兒講究修身；她要說和離婚，他怎能
 不肯答應？當吵鬧一陣之後，她對丈夫道謝自己，——得正像個電影明星。離婚並不太分歐
 羅姆的丈夫——他覺得受驚後，心裏很忠厚——可是她覺得常常受那氣，似乎只有教他
 離婚他才能減少對自己受屈。他向不煩，可是「不煩」並不就是「都好」，他一月才能
 掙二百塊錢，不嫌，這三百元是全部交給她，然後她推測他的需要給他三塊五塊的；可是
 憑她的臉，她的胳膊，她的乳，她的腳，難道說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的把美都表現出來麼？
 況且，她更覺得受屈，便越發推這丈夫，看電影去即可以買二等票，因為是坐在黑暗之
 中，可更聽戲夫便非包廂不可了——絕對不能將就！啊，這二百元的運用，與一切家事，交
 際，臉部的維持——在二百元之內要調動得靈活漂亮，是多麼困難惱人的事！特別是對她自

連錢花在男人與小孩身上，都種得用在自己身上。這長不成了，到了那時候，當作純絲襪子穿！連被褥都捨不得換時，香洗，還是不能回國看電影去，那小寶貝，在那時候坐那破車，使人想著淚的膠皮車！是的，老范不錯，不挑吃不愛喝，那時候，只能掙二百元錢！

老范最愛他的女人，最愛他的小男孩。在結婚以前，他立志非娶個窮苦人家不可。爲這個志願，他極力謀求，極力謀求，把一切青年們所有的小錢，都省下來，他做完了，他亂剪的剪除，亂剪的，單單剪那那一朵浪漫的火花。這苦，都不在乎。他省下了錢，便放大了膽，他娶了那爲他苦幹的窮苦人家。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並不像她已所想的那樣美，她人，也不像她所想的那樣好。可是，她年輕，她活潑，她會作偽；教者，她覺得彩珠，她不是她理想的女人。她知道，她不能在任何地方，她也不到那書院去，她鄉下氣。於是，她把信全拿出來，請他生，請他生。

之位，結了婚。

他沒有多掙錢的壞手段，而有維持二百元零水的真本領。消極的，他兢兢業業，力圖自己已落在二百元的下邊來，這是他浪漫的經濟水準。

他領略了以浮淺爲開通，以作僞爲本事，以修飾爲美麗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並不後悔。

他以為他應該在討她的喜歡上見出自己的真愛情，應該在不遺口相談上表示自己的沉着有爲，應該在盡力供給她顯出自己的勇敢。他得作個模範丈夫，好對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侶有不盡合理想的地方。況且，她還生了小珠以後，她顯得更圓潤，更開通，更活潑，既是少婦，又是母親，青春的嬌美與母親的尊嚴融在一身，香粉味與乳香在一處；他應當低頭！不錯，她也更厲害了，可是他細細一想呢，也就難以怪她。女子總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須自己放棄了。再說，他還有小珠呢，可以一塊兒玩，一塊兒睡；教青年的媽媽吵鬧吧，他會和一個新生命最親密的玩耍，作個理想的父親。他曾用兩個男子——他與小珠——的嘻笑調熱抵抗一個女性的霸道；就是抵抗與霸道邊緣的字眼也還是偶一想到，並不

永遠在他心中，使他的心裏堅硬起來。

從對彩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處世爲人的居心與方法。他非常的忠誠，消極的他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積極的他要事事對得起良心與那二百元的報酬——他老願賣出三百元的力氣，而並不覺得冤枉。這樣，他被大家認爲沒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作點事的緣故，也不過認爲他窩囊好欺，而絕對不感謝。

他自己可並不小看自己，不，他覺得自己很有點硬勁。他絕對不爲自己發愁，憑他的本事，到哪裏也掙得出二百元錢來，而且永遠對得起那些錢。維持住這個生活費用，他就不要多想什麼向前發展的方法與計劃。他永遠不去測面算命。他不求走運，而只會盡心盡力。他不爲任何事情任何主義去宣傳，他只把自己同生命放在正當的工作上。有時候他自認爲牛，正因爲牛有相當的偉大。

平津像個惡夢似的丟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須出來，良心不許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錢。可是，他走不出來。他沒有錢，而有一個必須起碼坐二等車纔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過是個大遊戲場，不管刮風還是下雨，都須穿高跟鞋去滑熱鬧。「你上哪兒？你就忍心的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難似的教我受罪？你真懂事就結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怎麼拿？先不用說別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樣東西也不行！又不出聲囉？好吧，你有主意把東西都帶走，體體面面的，像旅行似的，這就跟你去；開開眼也好！」

抱着小珠，老范一聲也不出。他不願去批評彩珠，只覺得放棄妻子與放棄國旗是同樣忍心的事，而他又沒能力把二者同時都保全住！他恨自己無能，所以原諒了彩珠的無知。

幾天，他在屋中轉來轉去。他不敢出門，不是怕被敵人殺死，而是怕自己沒有殺敵的勇氣。在寂寞，他聽着太太叨嘮，看着小珠玩耍，熱淚時時的迷住他的眼。每逢聽到小珠喊他「爸」他就咬上嘴唇點點頭。

「小珠！」他苦痛到無可如何，不得不說句話了。「小珠！你是小亡國奴！」

這，被彩珠聽見了。「扯什麼淡呢！有本事把我們送到香港去，在這兒瞎發什麼愁！小

珠，這兒來，你爸爸要像小鎮的爸爸那模樣，够多好！」她的聲音溫軟了許多，眼看著遠處，臉上露出嬌癡的羨慕：「人家帶走二十箱衣裳，住天津租界去！小鎮的媽有我這麼美嗎？」

「小鎮媽，耳朵一樣！」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準知道這樣可以得媽媽的歡心，因為作過已經不是一次了。

乘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輕輕的到外間屋去。把電燈用塊布罩上，找出信紙來。他必須逃出亡城，可是自結婚以後，他沒有一點兒儲蓄，無法把家眷帶走。即使勉強的帶了出去，他並沒有馬上找到事情的把握，還不如把目下所湊到的一點錢留給彩珠，而自己單獨去碰運氣；找到相當的工作，再設法接她們；一時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樣都好將錢帶着，而她們不至馬上受罪。好，他想給彩珠留下幾個字，說明這層意思，而後他偷偷的跑出去，連被褥也無須拿。

他開始寫信。心中像有千言萬語，夫妻的愛戀，國事的危急，家庭的責任，國民的義務

，離開的滋味，殘存的希望，對妻的安慰，對小珠的囑託……都應當寫進去。可是不管寫在紙上，他總覺得寫得過打碎，寫出的只是幾個最平凡無力的字。撕了一張，第二張一點也不比第一張強，又被扯碎。他沒有再拿筆的勇氣。

一張字紙也不留，這還算偷偷地。他又沒有這個狠心。他閉着，他的子，不能在國危城陷的時候地下不管，即使自己的逃亡是爲了國家。

輕輕的走進去，借著外屋一點燈光，他看到妻與子的輪廓。這輪廓中的一切，他都極清楚的記得；一個痣，一塊小疤的地位都記得極正確。這兩個是他生命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點，不管小珠有什麼前途，他自己須先盡了愛護保衛的責任。他的心軟了下去。不能走！不能走！死在一處是不知慧的，可是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沒睡。

同時，在亡國之外彷彿有些呼聲，叫他快走，在國旗下去作個有勇氣有用處的人。

假若他把呼聲發給彩珠，而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淚微笑的走出家門；即使永遠不能與她相見，他也能忍受，也能無愧於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絕不能明白；跟她細說，只是

引起她的夢囈；不辭而去。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辦法。走？不走？必須決定，而沒法決
定。他成了亡城裏一個困獸。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線的光亮來。他必須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出不至太傷她
的心，也不至使自己太難過的辦法。跟她談國家大事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她的身體就是她的
生命，她不知道身外還有什麼。

「我去掙錢，所以得走！」他明知這是不盡實在，可是只有這麼說，才能打動她的心
，而從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了事，安置好了家。就來接你們；一定不能做逃難似的，盡我
的全力教你和小珠舒服！」

「現在呢？」彩珠手中沒有錢。

「我去借了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個不拿，全給你們留下！」

「你上哪兒去？」

「上海，南京——能拜訪的地方！」

「到上海可務必給我買個衣料！」

「一定！」

用這最實際的諾許與條件，老范才教自己又見到國旗。由南京而武漢，他困苦的工作，工作後，他默默的思念他的妻子。他一個錢也不敢亂花，好對得住妻子；一各事不敢敷衍；好對得住國家。他瘦，他忙，他不放心家小，不放心國家。他常常給彩珠寫信，報告他的一切，誠意的說明他在外工作的意義。他盼家信像盼打勝仗那樣懇切，可是彩珠沒有回信。他明知彩珠已接到他的錢與信，錢到她手裏她就會緘默，一向是如此。可是他到底不放心；他不怨彩珠糊塗與疏忽，而正因為她糊塗，他才更不放心。他甚至憂慮到彩珠是否能負責看護小珠，因為彩珠雖然不十分了解反貧妻良母主義，可是她很會爲了自己的享受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責任。老范並不因此而恨惡彩珠，可是做職在外，便不能給小珠作些忽略了的事，

這很可慮，這當自咎。

他在六七個月中已換了三次事，不是因爲事做不好，而是急需用錢，

事。在戰爭中，人們確是慢慢的把良心拿出來，也知道用幾個實心任事的人，即使還不肯自己賣力氣。在這種情形下，老范的價值開始被大家看出，而成功了幹事。

他還保持住了二百元獎金的水準，雖然實際上只拿一百元出頭。他不怨少拿錢而多幹事；可是他知道彩珠會花錢。既然無力把她接出來，而又不能多給她零錢，在他看，是件慘酷的事。他老想對得起她，不管她是怎樣的浮淺無知。

到武昌，他在軍事上更忙。他極忙，可是在萬忙中還要擔心彩珠。這使他常常弄出小的錯誤。忙，憂，愧，三者一齊進攻，他有時候心中非常的迷亂。閉起了一切而又要同時顧慮一切，很怕自己瘋了，而心中的確時的恍惚。

在敵機的狂炸下，他常常作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急中憂慮他的妻子，怎麼一封信沒有來？假若有她一封信，他便可以在轟炸中無憂無慮的幹事，而毫無可懼。那封信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來了！他什麼也顧不得，而顛抖着一遍二遍三遍的去讀念。讀了三遍，還沒明白了幾

說的是什麼，却在那些字裏看到她的形影，想起當年戀愛期間的欣悅，和小珠的可愛的語聲與面說。小珠怎罷了呢？他從信中去找，一字一字的細找；沒有，沒提到小珠一個字！失望使他的心清涼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分的字，都有責難！他的他的形影與一切都消逝了，他眼前只是那幾死板板的字，與一些冷酷無情的字！

警報！他往外走，不知到那裏去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雖然得不到安慰，他總想從字裏行間看出她與小珠都平安。沒有，沒有一個「平」字與「安」字，哪怕是分開來寫在不同的地方呢；沒有！錢不夠用，沒有娛樂，沒有新衣服，為什麼你不回來呢？你在外邊享福，就忘了家中……

緊急警報！他立在門外，拿着那封信。飛機到了，高射砲響了。他不動。緊緊的握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飛機，而是彩珠內飛機式的頭髮。他願將唇放在那曲折香潤的髮；看了看手中的信紙；心中像刀刺了一下。匆忙的往裏跑，他忽然想起該趕快辦的一件公

子。

剛跑出幾步，他倒在地上，頭齊齊的從項上炸開，血濺到前邊，給封信上加了些紅點

——火車集

五年級小

新生

張天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喫了一驚！怎麼，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他那件寬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寬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洗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鬍鬚子，一個四十年不措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這副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正要感謝日本強盜：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談到他逃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額骨上，有點發紅。有時露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藻有滿肚子的憤怒。可是老潘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平會使性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老潘還在做人膠家鎮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常每年龍舟數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母女兩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的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太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開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這一門課：他因為他應當附帶找

這真一個職業。

「啊呀」，潘一全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恐惶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潛，而現在的逸漢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喫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他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搬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了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摺莫明其妙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

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書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隻右手上，一把抓着拳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緊隨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鏡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攙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的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纏着些烏鴉，在冷風裏面搖晃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綫青灰色的冷光，曬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慄。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疲倦了，總得在他齊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繡着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棵臘梅總是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羞乎來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够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開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裏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隱憂鬱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那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擤鼻涕。他噢了一驚，慢慢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

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呃，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圖畫是選修，」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是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剪和尙頭的學生縮屁股揪一揪，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敵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個，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揮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敬他們！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綫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次了；祇坐在凳架前直乾幹，「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以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漢想，他們師生互相訂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鴨老早就

在旁邊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

逸漢先生猜到他自己臉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睇了一眼。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拼命擺出一副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一開口——自己却也覺得整副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唔，還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問題——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有來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就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麼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溜掉的。

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又熱心，又虛心。他對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

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

昨晚都默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副勁兒。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漢先生到時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叫牠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喫得酒罷。」

「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我個人陪你呢？」

「他會喝酒啊？」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

「我們這學校裏——哼，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還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子也寫得挺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

「請你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務就得遷就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烟來點着，帶種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跟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他不斷

地端起那把錫爵對自己杯子裏灑着，不斷地啜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喝酒呢——傷我的心。我甯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

……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吸了一口，還嚥了嚥嘴，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眶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的。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喝這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運着喝了一點兒，很慚愧似的說：

「我從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辦不出好不好。」

「這一個——要比到我們家那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歲陳紹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年

笨雖然是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館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喫點酒。……我酒呢是喫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喫酒時的風趣。……啊，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噯！你應當去坐一坐的！」逸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喫酒。一塊麻姑豆腐干，兩碗遠年，就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瞭解瞭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呆了似的噓一口氣。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盒圖章，他那些書籍跟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鎖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又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的聽着。逸溪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拚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將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散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的一聲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溪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唔，老潘，你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住在岳家。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辦

學堂，祇是不反對辦私塾。三民主義大旗插下之後，我們才應該辦私塾。我們才應該辦私塾。

婦。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害怕牠！」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一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直到小內姪為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醜惡，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一封信……發牢騷……訴苦……娘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該得想做點子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淡些。

逸漢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住下一沉。

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開了他逸漢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粉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飾，祇有簡簡單單

單一點樣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尋常的電燈照在這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顧他。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候有哥哥，有姊姊，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他的那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裏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砲台，一盤梅村家臘藕。他的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朝晨一樣——窗幔子打開了一大半，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疏疏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烟，學了吳梅村鷓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靜謐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這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不過南柯記裏那個盧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

他打一個瞞兒，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

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捫樞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淞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還有。還有一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聽麼？……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泡了一壺紅茶，逸漠！」老潘很高興樣的走了進來。「你先喫一點八卦丹吧，怎麼樣？」

逸漠先生嘆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的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拉摸着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不懂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倆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漠先生認爲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徹底底，而老潘對逸漠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副高亢的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餐餐喫這一色菜，天天喫這一色菜，許不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事來找找他，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漠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喫酒的人麼，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來

一個人呀？連在狡狴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着一些事務，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個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裏走路。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的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漢」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漢畫出這樣的漫畫來……嗚，真混蛋！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次

星期三在圖書館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來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砲台烟聽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騎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窸窣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部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站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討厭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罰他幾年徒刑才對：老是把菜炒得老，那滋味而無味。他心裏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起吃。吩咐他們早開到屋子裏，那才對。他心裏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起吃。吩咐他得去很大的地方。李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彎，來買菜的，據說是頂好的那門。泡出來祇像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

那樣起勁，那樣快活！

「誰，喝會不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找誰同去呢？」陳先生認爲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怎麼}怎麼^老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去求他多一直到胃裏都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怎麼}怎麼^老放開了脚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是無意中聽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點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足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力進行曲。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飄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談什麼事務！

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現他，會請他

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頭，好像在量量那條路的尺寸。有一刻他……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麼着，這天晚上喫酒餚時候，仍舊是那一味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要走……但是走到那裏去呢？——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寫寫。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腰有點痛。照逸漢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象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漢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買碑帖，也是

按著玩弄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樁事到我自己已經推遲到一千〇五個字，」逸濤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嘆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聲地眯着一雙眼睛。「我也灰了心，近來也懶得去藏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攪出這一個戰事來，唉！」

逸濤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嗯，抵抗！」那個把嘴巴往下一彎。「抵抗人家贏麼！抗戰得人家贏麼！——徒然自討苦喫！」

「那麼我們難道讓他們來佔領中國啊？」

「倒也不是什麼壞，……總之——總之——事關，非打不人家贏，何必又自討苦喫呢？」

象一打——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噙着一泡白沫，他用小姆指的長指甲把牠掏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他們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又有反日份子。好了，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游擊隊有什麼用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這算開一下，那裏闖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他們一搜索，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玉石俱焚。……」

「但是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歡迎游擊隊哩，」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蹋。」

「哼，自衛！哼！你有大砲沒有？你鎗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要我們老百姓就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漢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周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竟親耳聽見對方那些理論，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漢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烟，性急地坐到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發抖，腮巴上也發起熱來。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這麼教訓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夠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慣於限人在這類題目上發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別人聽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祇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服爾泰他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其論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十分精闢。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我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時不時對門口瞅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的僵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瞧着他手裏的烟，叫他意識到了什麼，這就掏出烟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烟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着上面的牌子。那張繃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烟，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肯氣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要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喫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我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盯着對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權且去上一上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到那些小店子去喫。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還是爲了送謝那冊石鼓文。從下

午五點鐘談到了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定地嘍哩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然要打回頭，因為他忘記了帶皮夾子。

「噯，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本是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動聲色地把一杯一杯喝下去。同時不斷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烟盒裏拿烟抽，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裏有條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長指甲剔牙齒，然後往旁邊擲一彈，在桌沿上抹抹抹。

這幾個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上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麼，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

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一種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還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

：談詩，談金石書畫……」

可是這幾天逸漢先生自己也感覺到——他跟他那位酒友。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隱炫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過一副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幅倪雲林的山水，上面有張廷濟的題跋。總是還一套。

「他吹牛，」逸漢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言語，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了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盡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種祇可對自

已人談的那副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斷袖癖。」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有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章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那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結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了些，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開一點兒。

「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羣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須要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抿嘴，點了點頭，又重複了一句——

「反、力、分、子。」

這些習語——逸漢先生認為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他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祇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像以前。老潘那樣老是吃這一味菜呢？

他的經濟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項義務了。

並且這酒錢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轉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化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喫喝才可以調濟一下：總是老潘揀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兩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三、那盞鹽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

「一下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臟上。他似乎還聽見了那個更夫的脚步響——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漢先生照平素那麼躺在床上，抽着烟。他近來每次喝了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很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他從來連想像都想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還肯照應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難受地喃喃着。「我人緣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麼的戰爭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朝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她甚至於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了她理會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唇，紅眼睛對窗子盯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板上一摔。

「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呢！哼，好像是我陷害她！」

手裏的烟掉到了地下，他轉身去檢的時候，連紙團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有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十塊錢，可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分的理由——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麼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要有銀錢來往的好。橫豎我們自己過得過，不會向人家去告借的。」

逸漢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稱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為「一切的過——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致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寫着那李北海筆意的一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烟，像他寫小品文那樣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的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我已說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

嘆一口氣，抽一口烟，手上的烟薰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儈，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為怕他丈人或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獸」——下面來了一個「！」隨後覺得還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嘆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戰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牀綉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

，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燙，腦筋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牠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逸漢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鬥了五十年的中國……

然而他又責備自己：

「這個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了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答應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股酸苦。他託託晚上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聊。他伸了個懶腰，走去撕了一張日曆。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寫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的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囁聲歌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漢先生一個人在屋子裏看看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壺禱門。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跟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法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

，照樣畫他的畫，刻他的印章；這些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北平是和和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和平平處下去。不是有那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魯漢先生啜了一口茶，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鎖：他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上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牀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鐘在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下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還響騾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在離開太久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在記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
生活——唉！

他的家鄉怎麼會這樣呢？

「所謂敵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自己也很迷惘：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媳婦是還在家鄉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鄉呢——游擊隊打得好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烟，叫校役來重泡一壺茶。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牠給別的金開去。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看罷……」

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是因為有游擊隊，因為要搜索游擊隊，這就有暴行……他一下子記不起這是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感到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烟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止了似的。「這一個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來，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烟蒂，然後把阿先生的那張條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一方，用手指在紙面上摸著。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雲，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流着。屋子裏的大陽影子就一會兒隱，一會兒現。逸漢先生的臉子也一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搓了搓了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不很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疏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

——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子里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一點兒。於是他拼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噫，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裡去死，除非回去打游擊，而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這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好好地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不十分熟的。並且一定又是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的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滿清動亂時隨便一踏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壓住了，彷彿他全身都變得成了灣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你既進來做什麼！——你難道找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腳步在水窪路上性地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上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點費力似的。

真的。我老潘呀，酒呀，你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叫自己多化了酒錢！

逸漢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腳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地迎面走來，大概是向學校喫中飯的。逸漢先生低着腦袋裝假漢

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拖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個會。

聽到後面有誰咕咕咕咕，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睜了一驚，回頭瞟一眼——那個學生已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悻悻地說。「我個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各人存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我章老先生喫酒就算犯罪呀？哼！」於是他把步子又快起來。

小 學 五 年

蕭連長

吳奚如

當早晨的雲霧，籠罩着整個X嶺的時候，無邊的古老的森林，在乳白色的微風裏動盪，夾纏着溪泉和瀑布底飛濺，掀起一陣陣林海底私語。鄱陽湖在東邊洶湧，揚子江在北邊怒騰，那聲音，彷彿是一道陡立如山的海浪，就要朝這兒猛烈沖折過來。

LH洞以前傳來的炮聲雖比黎明時稀疏了，但也還在斷斷續續地呼嘯着，聲音一有了間隔，倒反而比密射時格外顯得分明，洪大。山谷反應着長遠的迴音，林木底枝葉噹噹碰擊着。雲霧也起了分裂摩擦的作用，將水氣迅速凝結起來，化爲一陣橫掃而過的雨點。

朝陽很難一下子晒乾山上的雲霧，往往陽光與雲霧互相綜錯，就顯出了金黃與銀白交相映托的奇觀。

等到陽光逐漸吸盡了山峯底雲霧，祇是青翠的山谷間邊凝聚了一條銀帶似的浮光，這時候，LH洞前面那座高高的山頂——標高一五八〇公尺，——忽然被發現是插上了一把日本軍底太陽旗子，同時，還傳來一陣相當猛烈的「喀喀喀喀」的機關槍聲。

一片驚訝之聲，迅即傳遍在LH洞一帶中國軍底主陣地上了：

「啊，我們的前進陣地失了！……」

「可是，守那裏的第八班弟兄們，爲什麼沒有向主陣地乞援。也沒有向主陣地退却呢

「……」

「嘻嘻，或者……他們都被鬼子殺光了？……」

這之聲，軍用電話底鈴聲急急地響了，扼守K嶺正面陣地的王營長，用着惶亂而乾啞的

聲音，在向團長報告：

「報告團長！……我們的前進陣地……被敵人佔領了呀！……啊啊，守那裏的人嗎？……

……報告團長！……是第三連底第八班哪！……啊，第三連底蕭連長嗎？……報告團長！……

我還沒找到他……我想……一定是臨陣脫逃了！」

雖是在耳邊中，也可從渾濁地聽見團長在大聲喝罵：

「王營長！……我命令你！……第一，馬上派人去把蕭連長抓回來！……第二，馬上派人去把前進陣地奪回來！……否則……要殺頭的啊！……聽清楚沒有？……你重誦一遍着！」

……對對對，趕快照這樣去辦！……」

這同樣的電話，打倒師長那裏，又由師長打倒保衛K嶺的最高指揮官那兒時，却另外加添了一點兒花樣，那花樣是：

「報告鈞座……那個臨陣脫逃的蕭連長，我已經把他抓回來，而且，已經槍斃了……」

二

標高一五八〇公尺的山頭，在地形上說，實在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前進陣地，它伸出在主陣地之前一〇〇〇米遠，氣勢高拔峻峭，雄壯險要。山峯互布嵒嶙，松杉繁密，長葛蔭蔽且

標。兩側翼又是深谿，是懸崖，毫無敵情的顧慮。一道深凹窄狹的谷道，像羊腸，橫亘在它脚前。正對面二〇〇〇米遠外，有一座標高二七五公尺的山頭，是日本軍從九江向K嶺進犯的前進陣地。但它較比低得多，受着中國軍前進陣地底火力控制。如果日本軍重要冒險仰攻前進，即使倖到達山脚，祇須從標高一五八〇公尺的山頭拋下些手榴彈，也可以將他們炸得血肉橫飛，永遠埋葬在那深深的山谷裏。

但扼守這險峻的前進陣地的第八班底弟兄，跟整個第三連底弟兄一樣，是新兵，沒有什麼作戰的經驗。他們進入陣地以後，開始是各人站在那被雨水沖積得稀泥齊膝的「散兵坑」裏，倒也規規矩矩地把身子緊貼在「胸牆」上，把步槍依托在「臂座」上，眼睛專注地監視前方，並也互相說着話兒：

「哈哈！……打仗啊！……打東洋人啊！……」

「我說那娘賣比的東洋人是末個樣子呀？……」

「是洋人，就是高鼻子的洋人嘛！……」

「不是高鼻子的那種，是另外一種濃腿子的貨！……他們還是我們的後裔哩。……聽說從前秦始皇想長生不老，派了些童男童女，過海去求仙方，可是，他們被一陣風吹打在一個島子上永遠回不來了！……這樣，他們就成了家，生了孩子。……以後，慢慢地一代一代傳下去，就成了現代的東洋人！……」

「哈哈，他們如今忘了本，兒子打老子了！……」

……

然而。末夏底的太陽，還是火燒火辣的，他們底汗儘流個不停，腿子在泥漿裏泡久了，感到了像害黃腫病似的酸痛。瘧疾也傳染得很快，兩天來。他們祇吃了兩次乾飯，肚子裏的飢餓也不是好受的。而一臨到晚上，雖是花腳蚊子，飛蟻之類成羣的飛鳴，叮人，但山風却是涼悠悠的給人吹來了沉醉的睡意。

於是，他們七嘴八舌地嚷起來了：

「哎哎，班長！……我們休息休息，小睡一下吧！」

「對，對！……不管怎樣，我們真得要睡一下子啊！」

「哼，這樣飛陡的山，又是黑漆的夜，敵人哪裏敢摸上來呢？……」

「那他們娘！……就是死在頭上喊我，也要睡一覺了再說啊！……」

「人是肉做的，不是鐵做的呀，班長！……」

班長是個極其熱心負責，可也是有個極其歡心眼兒的人。開始，他對於弟兄們遲遲帶叫地說：「警戒是疏忽得的嗎？這關係全軍底生死，是開得玩笑的嗎？」到臨末，他在這羣咕嚕而頭裏的『湖南驢子』底面前，終於無法可想了，祇得鬆了口，說：「自然，我也不反對睡覺。睡覺，總可以恢復精神。不過，得派兩個人放哨，每兩點鐘換一次班。」

弟兄們高興了，大家立刻從那漿裏拔出腿子來，在呵欠連天裏，匆匆忙忙把軍裝掛在樹枝上，儼然搭了野營底帳幕。在這帳幕之下，兄弟們和着破爛發臭，非黃非綠的軍衣，緊貼在地下軟綿綿的草上，手裏抱着像愛人那樣值錢的步槍，飛快地呼呼入睡了。

有的大約是已經夢見了那高顴骨，黃臉龐的老婆，或那邊沒生牙齒，祇會吹唾沫的娃娃

了吧，分明在他們掛着黏涎的嘴角，在他們枯瘦黧黑的臉上，有味地波盪着一絲兒慰安的笑痕。

樹縫間閃露的點點星光，跟螢火蟲一樣的飄忽無定，風帶來了熟稻底清香，夜是如此的甜美！

山溝間的流泉潺緩着，彷彿是一隊穿着童子軍服裝的女學生，在慰勞他們，唱着悅耳的催眠曲。

未幾，雲霧從地上升起，由淺薄轉入濃厚，終於給整個山岳掛上了一道天鵝絨質料似的帷幕。

午夜以後，那兩個朝敵方警戒的哨兵，用一隻眼睛睜着黑暗裏前方的影物，用一隻眼睛死死地盯着班長留給的一隻不很準確，大而無當的電光馬錶，以便記取換班的時間。可是久了，人過度的疲乏，或者那霧氣也有點兒昏昏沉沉，他們覺得眼皮不大靈活，是沉重而且酸澀了。

這是步槍，輕機關槍，手榴彈底齊鳴，劃破了夜底垂幕；那迷射的火光，也掃開了山間的雲霧。

敵人舉行偷襲了！

哨兵立即開始還擊，但陡然被驟來的黑影子所紐結，腹部被插入了刺刀！

接着，發出像一羣野獸咆哮的喊殺聲，震動着山谷。

於是，一些從睡夢中驚醒的弟兄，感到了驚慌失措，但也胡亂地射擊起來。這樣抵抗了一陣，結果，是差不多全被敵人殲滅！其中祇有一個弟兄——譚大光還算活出來了。

他原是躺在班長底身邊，受領班長底命令，就地抵抗。他急迫而且胡亂地放了幾排子彈，忽然間，覺得班長手裏的輕機關槍不響了，他用手去一摸，就被班長臉上流出的一股冰涼刺手的血液所驚怖！他立刻感覺到：「呀，糟了！……我們的人死完了！」於是，他很神妙而不自覺地，順手抓住了班長遺下的那挺輕機關槍——這時，如果班長底屍體輕輕一點，他也會一把抓回來的——趕快將身子一縮，像塊石頭，從山頂滾將下去！

就在這前一瞬間，敵人從槍口噴出火光，發射了他，立即拋來一顆手榴彈，正落在他才躺着的處所，猛發一陣火光，接着就是爆炸一聲，將沙石和班長底屍體都炸到半空裏去了！

「喲，好危險！……」他在懸空的滾動中尖銳地叫了一聲。

當他底身子被攔阻在一處崖底跟腳時，他站起身來，很想摸回到本陣地去，可是，當他一想起他底上司——蕭連長對那對非常發紅的眼珠，他就胆怯而且戰抖了，他喃喃地說：

「噫，他會槍斃我的！……」

這樣，他像被獵入趕慌了的一隻失了窩穴的熊，偶然竄進一個崖洞裏去，連咳嗽也不敢的，傻呆呆地坐着，彷彿可以坐它三年五載似的。

三

前進陣地被敵人佔領的時候，蕭連長正在河在本連主陣地底左翼，他站在依據山嶺稜線

所挖成的散兵壕裏，十分急促而且憤憤然對左翼地彭兒們，用瀏陽人在發急時喊叫的聲調說道：

「弟兄們！……守着這樣堅固險要的陣地，祇要大家沉着氣幹，哼，娘賣麻比個，……就是跟日本人打一百年……也行的呀！……」

但他忽然發現了一處缺欠，立刻撥火了！他那對經常發紅，而且似乎可以榨出酒精的蟹形眼珠，射出了火點，口裏白沫地叫罵着：

「你們這些豬壓的，狗壓的！……瞧，這裏……」他用拳頭捶打戰壕底胸臆。「够兩公尺厚嗎？……擋得住砲彈的爆炸嗎？……唔，要不立刻跟老子加厚些，老子……就槍斃你們這些矮子養的！……還有，上面的偽裝也插得太少了！……」

大約拳頭捶打胸臆時，肩勁太猛了，有點兒痛吧。他將手背放在那條草綠色的短褲上揉擦着。

有一個嘴皮很厚很翻，樣子有點兒癡癡氣氣的弟兄，首先拿起一把軍用的短把子鐵錘，

準備去打仗了。

這固然使蕭連長很得意，他那怒氣未平的橢圓形的臉上，陣陣笑開了，他一手拍着那弟兄底肩膀，一隻手從褲子底口袋裏抓出一個雷木的紙烟匣，大指姆猛一扳動烟匣頂蓋，一捲紙烟就從裏面的彈簧彈出來半截，他將它伸到那兄弟底鼻子跟前，說：

「老弟，抽一根吧？」

「唔，謝謝您，連長！……不過，我好久就沒有嚐過這滋味了，嚇嚇，我要留着……等會慢慢再抽它！……」

那弟兄像發了一筆橫財，用粗笨的指頭拈着紙烟，並將它珍重地送到耳朵上夾着了。

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個傳令兵氣咻咻地跑了來，匆匆行了個舉手禮，結結巴巴地大聲嚷道：

「報告連長！……我們……那……那個……前進陣地……丟……丟……丟了！……」

蕭連長大吃一驚，像一隻決鬥的雄雞，就地一個箭步，跳到散兵壕上了。

「你說什麼？……我們的前進陣地丟了！」

「看看看……那那那——」傳令兵底腮幫子鼓大了，口吃了，連連用手朝前方揮指著。

蕭連長順着傳令兵手指的地方望去，在雲霧消失的山頭，明然可見一把大陽旗子插在自己前進陣地上！

「第八班底人呢？」

「報告連長！……不曉得怎末攪的，沒有一個回來的！……」

「要是找着了——老子要殺死他們的！……」

蕭連長憤而咆哮了，連連踏著腳。他那臉上露出大額頭的汗疤，現在是紅得顯耀發烏，他那變形的紅眼珠更加突出，大有突出之虞。他底心驚快地恐怖著：「我軍被上司殺頭的，要不去搶回來的話！」於是，他緊急地從腰際抽出那桿打廿發子彈的陸軍槍，威脅一切地揮動着，向他底部下吼道：

「第一排官兵立刻集合！……跟着我去……搶回前進陣地！……」

這隊間，以一個從前很瘦弱、發覺了八年前的苦悶，滿身帶着傷疤，在抗戰以後，幸而活潑，不意地由排長升到了連長的他，在這次緊急的關頭，想不到還首先去向營長報告和請示。他祇憑責任的直覺，滿腔的熱血，覺得應該機警專行，立刻去把前進隊地牽回來，因此，他被營長誤解為臨陣脫逃，而且被師長宣稱，他已經被抓回來槍斃了！

公濱在軍法上已經處了死刑的命。這消息，而且以各種不清的濶陽探調，在宣佈反攻計劃。

他底下跟他學了，憑着一個習慣的語言，是完完全全清楚而且十分了解這位暴燥的連長底話語和意圖的。

「出發，——跑步前進！——」

他發下最後的命令，高揮着駁克槍。首先跑到前面去了。

緊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個精闢的射手，一個個測字，一個個測字，和一個個在作戰時從不能離身的傳令兵。

其餘的兄弟們，在第一排劉排長底率領之下，步着他底後塵，像一條烏蛇，迅快地投入對面的山脚，逐漸消失了影跡。

四

依照蕭連長作戰計劃，隊伍開始採蛇形隊形進入山脚，再成二線疏開，通過森林雲霧所蔽蔽的險道，向那被弟兄們戲呼爲「孕婦底大肚皮」的山腰前進。

山腰突出而疏朗，不但易於被敵人發覺，而且被控制在敵人底有效射程之內。剛一到這裏，隊伍就以劉排長所在的一班爲基準，飛快地向左右散開，構成了散兵線，匍匐前進着。

他們的動作很迅速，很肅靜，依照蕭連長底指示，不到被敵人發覺，開始射擊時，是不准開槍的。

但散兵線一突出山腰邊沿底稜線，敵人底輕機關槍和步槍同時射擊的聲音，像一陣冰雹

對他們迎面猛撲下來。

「隊倒！——蹲下！——各放！——」

指揮正面的劉連長，全鎊地喊着口令，跟着，弟兄們對敵人還擊起來：

「砰！……砰砰！……」

敵人底射擊技術，顯然是很準確的，那射來的彈着點，鏗鏘地飛打在兄弟們底左右前後，擊起一陣陣沙土，迷糊着眼睛。

這時，蕭連長所直接指揮的輕機關槍班，也開始射擊了：

「咯咯咯咯……」

原來，他率領的輕機關槍班，已經超出在散兵線底左前方，選好陣地，瞄準了敵人底「火力點」，猛烈加以射擊，以便掩護散兵線上的弟兄們前進。

他用跪射的姿態，靠近着輕機關槍底射手，大聲吼着：

「彈着點向右偏差了！……朝左邊點！再！……好，快放！……」

「咯咯咯……咯咯咯……」

輕機關槍激烈地飛濺着閃電似的火舌，彈道捲着扇形的熱風，彈着點就像有了生命的蚊虻，死死地纏咬。敵人底「火力點」不放，使它冒起飛沙走石的烟霧。

在散兵線上的劉排長，依據輕機關槍所指射的目標，也就指揮弟兄們底「表尺」，向那一點集中火力射擊，然後喊道：

「前進呀，弟兄們！……」

敵人不敢過份露頭瞄準了，射擊底效驗有了動搖，聽他子彈底聲音，已不像剛才那樣鏗鏘而沉重，而是這樣碎碎而輕脆，這說明着他底彈着點是飄高落空了。

蕭連長興奮極了，他那對鮮紅的眼珠，足足突出了兩分，而且飛騰着火花，活像兩顆剛飛出砲口的開花彈。而他臉上些發烏的麻痘，更像快射時的花機關底頂筒，在冒烟了。

「張金寶！」他對傳令兵喊叫着。「你趕快跑去跟劉排長說，……我命令他趕快採取『分兵圍進』！……越過山腰底脊梁去！……我這裏會用火力掩護他們的！……」

一會兒，他看見散兵線上的弟兄們躍進了，他帶點兒安然意味的，從鼻孔裏大大噴出一股氣，然後對輕機關槍底射手說：

「嗨，兄弟！……朝敵人那移動後的『火力點』——猛射！……不要讓它抬頭……娘賣麻比個！……」

弟兄們躍進的動作，顯然不十分熟練。他們有幾個不是取着刺蝟底姿態——將身子縮成弓形，對準事先瞰準了的，可以掩蔽身體的地方猛跳過去，却是腰桿挺得直直地跳着，而且互相碰撞在一道。於是，被敵人『齊射』的子彈，一傢伙就推翻了四五個！

蕭連長氣極了，額角上暴出了一陣透明的珠汗，他朝那邊威脅地揮動着駁壳槍，不管他們能不能聽得見，但也大聲呼號着：

「你們這批蠢豬！……是在打仗呢……還是在遊山景呀！……喂，你們底腰桿子跟腿桿子……是用扁担扎的嗎？……這……我說……要被敵人打死完的呀！……」

忽然，敵人朝躍進的目標，用擲彈筒投射小型砲彈了！那聲音像打雷，山谷被它震撼着

森林被它扯裂着。那如雷的轟隆之聲響處，隨即一陣陣濃黑的烟雲和塵土，捲着兄弟們骨肉底殘片，成火柱形沖向天空！

很顯然的敵人企圖用這威力來阻止那正在山腰底脊梁上躍進的弟兄們，因為弟兄們躍過了那兒，隔敵人佔領的障地——山頭，不過五〇〇米達，而且山腰以上，盡是隱密的林崖，可以掩護弟兄們大膽急速前進，接近敵人，投入衝鋒，以白刃戰來解決最後的戰鬥！

濃黑的烟柱消散之後，蕭連長發覺另外一些應該跟蹤躍進的弟兄，沒有動作，他憤亂而焦灼了！他匆匆命令了機關槍班向前轉進後，就向散兵繞跑去。

當他屹然不移的姿態，出現在弟兄們面前時，弟兄們都把緊壓在地下的頭舉起來了。
「怕什麼呢？……各個躍進啊！」他用破裂的喉嚨吼道，有着無可侵犯的權威。

同時，他像一隻跳梁的貓子，先是緊縮着四肢，然後猛然躍出，就落在一塊凸起的青石後站住，又回過頭來吼了一聲：

「弟兄們，跟着我來呀！」

弟兄們立刻毫無懸念地先後躍進了。但其中有一個弟兄，在這時，又是把身子硬挺着躍，並且極其神經質地在那裏笑似的說；

「這大肚皮！……這鬼地方！……」

「你……你……會被敵人打死去的！……趕快把身幹縮低呀！……趕快……」

蕭連長底警告還沒說完，一顆子彈飛過來的正正地打在那個弟兄底鼻梁上，一剎那。那弟兄身子因回力作用，——他底身子要衝向前，而子彈却要推他向後。在空中搖幌了一下，就仰面倒下去了！他底臉被血染污，他底右腳踵還在地下抽筋似的蹬撐着，把草根也磨光了一塊！

兩方的槍聲更加響得密了，敵人底擲彈筒投射出來的小型砲彈，那爆烈之音，夾在像放鞭的步槍底聲音中，簡直跟放大爆竹一樣！

但在蕭連長頭強的指揮之下，這還活着的十分之六的弟兄——二十一個人，都已經越過了危險的可怕的「孕婦底大肚皮」，湧入隱密的林崖，逐漸接近敵人底陣地。

不管敵人底砲火怎樣猛烈，但他們已無法瞄準目標了。

「好！……」蕭連長喊叫着。「弟兄們！……現在隔敵人佔領的陣地，祇有兩百米遠了！……大家趕快喘過一口氣來了，就是一個衝鋒打上去啊！……好，是男子漢……大丈夫，就得替國家民族……也就是替我們第三連……爭這口氣呢！」

三分鐘後，他們以狂風暴雨底氣勢，投入了衝鋒！

「衝呀！——」

「殺呀！——」

「活捉日本鬼子啊！——」

「砰砰砰砰……卜通……刺——」

手榴彈發揮了驚人的威力，白刃底劈刺真使敵人阻塞。那廿多個敵人，最後掙扎了一陣，結局祇有八個活的朝山下逃竄了。

敵人逃跑時是很惶亂的，不但遺下了屍身和武器，而且連那掛在樹梢上的太陽旗，也沒

有來得及取去。蕭連長叫人把它扯下來，另外掛上一面輝耀燦爛的中華民國底國旗！

微風吹着，國旗誇耀而鎮定地在空中飄揚！

當用火力射壓着逃竄的殘敵時，那失守這個陣地的第八班底一個僅存的弟兄——譚大光，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幽靈，忽然出現了！他底左肩上揹着一支步槍，右肩上揹着一挺輕機關槍，搖搖幌幌地走，眼睛沒在泥污的軍帽下。他躊躇地走近蕭連長底面前，發白的嘴唇顫動着，吃吃地說：

「報告連長！……我……回來……歸……歸隊了！……」

蕭連長一見到譚大光，就火氣冒頂了。他飛快地舉起駁殼槍，對準譚大光底胸膛，吆喝着：

「我要親手槍斃你這個婊子養的！……你們這批「冒卵用」的傢伙，還有臉來見我嗎？

……」

譚大光底心卜通卜通的跳了。嘴裏感到異樣的枯澀，身子差點兒沒栽倒下去。他站着怔

了一會兒，隨後，從右肩上卸下那挺輕機關槍，伸向連長那邊，用着頗有點兒鏗定的語氣說：

「我……我……從班長……僵冷的手裏……撈回了這……這……這個！」

「唔，好像伙！」蕭連長驚訝了一聲，他那發紅的眼睛連跳動着，似乎在壓制着一個狡笑的激動。他手裏舉起的駁步槍下垂了，以一種欣喜而拳愛的口吻慢慢地說：

「噲，對於你們……這批莊家漢，……有什麼法子呢？……喂，你……你……譚大光，站攏來些呀！……不錯，老弟！……你這樁事幹得很聰明！……很……很那個！……要知道，一挺輕機關槍，比一條人命還貴重些啊！……好，我……我饒恕了你！……不過，」他底眼珠又射出了一次紅火。「你們是怎樣把這陣地……攬丟了的呢？……」

譚大光復活了，他興奮而且歡樂，開始有聲有色地向連長敘述前進陣地失守的經過，最後，他這樣作了個結論：

「他們都陣死了，祇有我一個人是醒着的！……他們被打死以後，我獨自一個人還狠狠

地照樣入揀了一陣子，一直拚到最後一口氣。準備與陣地共存亡，但我又一想：「瞎，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才退下來的！……」

「嗯……你……你……」蕭連長贊許似的微笑着。

蕭連長於指揮弟兄們清除戰場——埋葬屍身，收集勝利品等，及嚴密地配置了警戒以後，感到身子像一只放了氣的皮球，疲勞而且飢渴。他蹣跚地走去坐在一棵蒼老的松樹下。面對戰後餘生的弟兄們。一頓擰着衣上的汗水，一面說道：

「我們雖然把前進陣地丟了，但我們又把它搶回來了！……我想，總可以將功折罪的吧？……喂，傳令兵！你先跑回去向營長報告，我休息一會兒再去！……」

這時，是午前八時卅分鐘，戰鬥經過的時間，祇有一點十分鐘。

五

空陣地上，從營部牽到團部的軍用電話，又在響叫了……

「報告團長！……我剛才關於蕭連長的報告，有點兒誤會！……他並沒有臨陣脫逃呀！……他在前進陣地失守十分鐘後，就親自帶着第一排……去反攻了！……唔唔，是的，反攻得到勝利！……現在，前進陣地……又在我們手裏了啊！……」

團長將這捷報用電話轉給旅長，旅長又轉報給師長，而師長底回答是：

「剛才……根據你們的報告，說蕭連長臨陣脫逃了，我覺得這責任太嚴重，『賬』不起，祇好向上面報告，說已經把蕭連長抓回來，而且，已經槍——斃——了！」

「可是，他現在實在還活着，而且，還把前進陣地……奪回來了啊！……呃，請示師長，這怎麼處置呢？……」

電話講到這兒，中斷了，顯然師長在加以考慮。一會兒，耳機裏師長明朗的聲音，又響在旅長底耳朵裏了：

「那——祇有根據已經向上面呈報在案的事實，槍斃他！……」

「報告師長！……這呀……這……啊，我想向師長求個情，成全成全他！……許他將功

折罪吧！……或者，就喊蕭連長離開這兒……好嗎？……這樣通權達變，我想也不致於被上面發覺的啊！……」

「這怎末行！……我們既然對上面說報了一次，若再來一次，將來……被發覺了，……豈不是要叫我們底腦袋搬家嗎？……」

「那……那……那……」旅長底聲音哽結了。

「我告訴你……這是沒有法子可想的！……我們……別人……總之，我有我說不出來的苦衷啊！」師長說到「苦衷」二字時，聲音是十分沉重的。

「那末，……那末，……」噫，我派人把蕭連長押解到師部……軍法處辦……辦好了！……」

「用不着啊！……就在你那兒……執行槍決！……不過，你替我告訴他，他可算既「成功」，又「成仁」了！……再呢，問他有家屬沒有的，若有，把地址記下來，將來……我加厚地……發一筆撫恤金！……」

「我……我……不能這樣！……不能……」旅長聲音有點哭味兒了。

「你不服從命令嗎？……豈有此理！……」

師長可真發脾氣了，他將耳機重重地撥打在桌子上，於是，電話忽然終止。

這之間，蕭連長從前進陣地回來，先跑到營部去作了一次口頭報告，其後趕回到本連指揮所裏來了。這連指揮所，是依隴山地挖成的一個塹壕，靠近全連散兵線後端，其間有一道交通壕互相勾通着。

勤務兵爲了慶祝反攻勝利，給蕭連長準備了一頓在火線上罕見的豐富的早餐——一瓦罐清燉雞，一碗紅辣椒，一瓶子米老酒。而且，已經很整齊地擺在一個方形的土堆子上了。

「呃，師爺！……你這樣寫：關於前進陣地底一度失守，原因是……新兵沒有戰鬥經驗，夜間的警戒疏忽，遭受敵人底偷襲！……」

蕭連長來不及進早餐。他依照營長再三的勸告和叮囑，在詳細地跟師爺（文書上士）口述這次戰鬥前後經過，以便師爺登記下來，作成書面報告，他親自拿去呈給團長，轉呈師

長去。

但不意的。旅部底王副官到來了，一見面，王副官就匆匆而且板板地對他說：

「呃，蕭連長！……旅長有事請你到旅部裏去走一轉！……」

這王副官，平日是個極其活潑有趣的人物，像一隻鬧鬧中人所優養的貓子那樣討人的歡喜。對於全族的任何一個同僚，他都是滿面喜風，跟同僚們談話時，老是滿口的：「嚇嚇，蕭老大哥，我小弟兄囉！」並且高興拍拍對方肩膀。可是，今天他對蕭連長的神色却很反常，變得深沉嚴肅了。他底眼睛彷彿有什麼事情。在盡量迴避蕭連長。

蕭連長分明感到了某種的驚異問道：

「啊，王副官！……請問：旅長他見我……有什麼事情嗎？……」

「我不知道！」是一句冰冷的答詞。

「上面還會處罰我不，你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王副官底小生型的臉上微微掠過一絲兒苦笑。

「好，好，我們去吧！」蕭連長折過身去，帶着點生氣的脾氣說。

「阿，連長！……（未完）……」他走了再走不遲呀！」蕭連長底勤務兵在他臨行時

說。

他以使別人可以覺察出來的一種不祥之兆的聲調，回答勤務兵道：

「我還恰什麼早飯囉！——不要跟我留菜你們都恰光了它！」

他去了。

在去旅部的路上，他跟王副官都各懷心事地走着，彼此一言不發。

天是晴朗的，太陽是火辣的，山谷間的雲霧已消散了。前線也沒有什麼槍炮聲傳來，樹枝上的蟬鳴可以很朗然的聽到。

遠近碧綠的山坳裏，蔥蘢的杉竹松柏裏。那高聳着的一幢一幢過去中外豪華之士避暑的別墅，屋瓦玲瓏，金光閃爍，頗有點兒刺痛人底眼睛。

蕭連長忽然感到了一陣窒息的傷感——是空漠與幻滅的啊！他底經常發紅的眼睛褪了一

星光，雲霧低垂了頭，嘆了一口長氣。

他很快地想起了許多紛亂而斷片的往事，其中有兩種較為久暫而明朗的影迹，在絞碎他底靈魂，那便是他那一連上過去和現在，已死和生存的弟兄們底面貌，如此的親暱，如此的依戀啊！另外，是他那在人世間唯一親屬的哥哥了。十年來各奔生活，不通音息了，他還安好地在鄉當長玉吧？想到這兒，他底手不安地摸索着口袋裏的一隻皮匣，喃喃自語着：

「我應該跟他寄點錢去！……嘻嘻，他大我八歲，今年，他已經四十五，老了啊！……」

很容易走到了旅部，——是在隱僻的山坳裏鑿成的一排石洞——他被留在外室裏，王副官進到右手一間小房裏請旅長去了。

旅長獨自坐在房裏，頭埋兩手裏，附在桌子上，似乎在打盹。

「報告！——」副官底聲音將他驚醒了。

「進來！」他茫然地說，舉起了頭。

「已經把他帶來了，現在就……」副官悄悄地說。

旅長憂鬱氣質的臉，這時更深沉地成熟了，他呆呆地盯着副官，全身起了一陣急劇的痙攣。半晌，他以一種打趑子發冷的聲音說：

「好吧，……帶遠點！……」

副官立即以演默劇的姿態，從壁上取下一隻白郎靈手槍，拉開闔機，「拍噠」一聲將子彈頂上紅錫，轉身向門外走去了。

「轉來！——」旅長突然猖狂似的站起並喊了。

副官十分驚異地回轉身，默然望著旅長苦痛而躊躇的眼睛，在這樣的場合，他是不敢開

口請示的。

「放走他！……一切由我担承！……叫他把符號臂章留下！……不要回連部，也不要告訴那三個人！……但是要他化裝逃走……回家當百姓去吧！……將來向師部呈報……祇說已經正法了！……」

旅長的眼睛瞪得很緊，很費氣力地才說完了這些話。

「是……是……」副官肅然地垂着手，說：「旅長這樣作，……是很仁慈的！……將來部屬們……都會感激的啊！……請示旅長，要不要把蕭連長喊進來……當面對他宣佈這個……起死回生之德呢？」

「不！」旅長慨然地說：「免得彼此傷感！……他是我底老部下！……過去我當連長，他就在我手下當兵的！……好，你去吧，……叫他即刻就走！」

副官將手槍放還原處，很崇敬地向旅長行了個「室外敬禮」，就跑到蕭連長那兒去了。當他把這曲折的情形向蕭連長說明，並拿出一套便衣給蕭連長以後，蕭連長被感動得流出淚來了，他說：

「請你替我轉呈旅長，我……我……是不會忘恩負義的！……但我要違背他底期許，我決不回家當老百姓……過去參加了八年多的內戰，……我都未死，我底身子是還有用的！……今天，祖國正需要我！……我可以改名換姓……當個新兵去！……」

他與副官緊緊地擁抱了一陣，堅定地朝往南昌的路上走去了。

一九三九年，夏末，於南岳橋盈園。

——蕭連長

空白页

風陵渡

端木蕻良

圖騰制最初的形態，是由於獲取對象物的具有共性的各生產集團的聯合，用來抑制集團間食用的分配的矛盾的。

圖騰制是原始共同制和民族制交替期間的過渡階段。圖騰制的低落與衰退，並不是機械的走向滅亡，反之，而是有機的走向轉化。並且，終至形成後期的各社會階段的圖騰藝術，用來說明古代的生產社會的風習了。

在黃河的北岸，漁民生產集團的圖騰藝術的殘存物是「梢公」。——梢公在遺襲是一種管理漁撈生產的神祇。「梢公上馬傳下令，忙了手下衆弟兄！」他們這樣的形容他們的神靈，並且在遺襲傳達了他們勤勞的活動的一切誠敬。

在每個「梢公」的寶座前，都有這兩付對聯的張貼。或者稍稍的被變異了，寫成下列的

樣子。

「梢公上馬雲裏站，

衆位弟兄把令傳。」

「梢公大怒一聲喊，

兄弟齊心把令傳。」

「南行八百西涼界，

北下三千里糧川。」

把梢公的權威做了一個樸實的誇張，在這裏得到了緊張的呼吸和生產工作的感激。而梢公呢？這個粗笨的傢伙，它是全不理會他們的感情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兩根呆頭呆腦的木頭，它像兩把鏽壞了的吳王刀似的，交叉起來，豎在一張廢船上。前邊用粗糙的三根柳木作成一個門形，上邊掛着幾個鐵鈴鐺，在渺遠的砂風吹過的時候，便交互的發出鏗鏘鏗鏘的響聲，使這悲哀的河道更顯得遼闊哀愁。鈴鐺上邊的平樑上，立着一個象徵風雨的水瓶，和兩

個代表道教的祈禱法力的鉄色的葫蘆。大纛的後面，用幾張灰色的草蓆圍攏起來，裏面安放些藤繩、鐵矛、蒿棒、和一些水行的用具。這一切的草蓆圍攏起來的東西，便成了一個隨時的漁具的儲藏所，而也就成爲生產功能的象徵的地方。一切生產者，都是對着自身手握着的工具投擲下友情和父性的崇拜的。而梢公在這個湫隘仄狹，因不停的勞動而弄得不潔了的地方，也就得到它可憐的神靈。

太老了的黃河螞蟻的從船低下流去。交叉的雙槳便任着不同的氏族，不同的生產集團，各自創造了隨時隨地的供奉地。黃河的兩岸凡是有啜浩唵浩……拉呀啜唵拉……的聲音走過的地方，便都有你的紙馬和香花的供養。梢公的威權是和羅網一樣長，繞過黃河任便什麼地方。

這種生產工具的拜物教表示了黃河渡口的經濟進化的程序。或者說是決定了它經濟進化程序的停滯。

風陵渡，是黃河最大渡口之一，它有着北方一切的特色。在這裏時間的泛流是過滯的，

一切都喧染上暗澹的昏黃。天空的顏色也像沒有沉澱的石油的井潭，開初看看它還恍惚的具有幾分透明的味道，可是祇要稍稍的凝注的臨視一下，它可又無所謂的混黃起來了。因為剛想沉澱下去的泥沙，又從新為激浪所撿上了的緣故。

兩岸的沖積層，形成了一種平滑的線條。帶着原野的油膩和滾落的溫情。彷彿在泥塘打滾出來的水牛的脊背，一道一道的都是同樣的光潤，同樣的平穩，同樣的拖開去。

水流帶着黃濁的沉鬱，帶着從古鹽鹼堆堆發揚出來的先天的白骨，空氣裏和火藥之用處沉的沈流。

一屆老漢從活了七十九歲那年才死的父親的衣裳，繼承了沒有方法可以指出他的年齡的一條破船，在這兒已經浮載了五十幾個年頭了。

「我見過水面上受過日精月華的老妖精！」

他在想不起怎樣結束自己和別人談話的時候，他便這樣在那沉默的俄頃打個自己以為盡無無限的分量的帶結。

可是要碰見專門不懂事的年青人們，偏偏要追問一句：

「那麼，老爺爺，你可曾看過黃河幾度清？」

「吶吶，那不能那樣說，問問水裏的泥鰱，它見過沒有？水裏的泥鰱？」

他也不想樣十分有興緻去接受旁人的欺負和侮罵的，雖然他是老實人。他常常是在老實和無知裏帶着幾分狡猾和機詐的，這是他對外的防禦或者是弱者的自衛。但是想指出他的不學無術，卻不能的。因為在他的臉上，每一條深潤色的皺紋裏，都包含了無限的溫樸和對於水裏在荷人的同樣的一派誠敬。時日的風霜在他的靈魂深處刻畫下辛苦的銅色，再把他痕積及映到他枯皺的皮肤和鬆弛了的筋肉上，他就這樣的像黃河的混水似的一年比一年老了下去。

他的太爺在這條水上划過他那一段悠長的生命，他的爺爺也在這條水上一篙一篙的受着過去了，在慣於吟詠的河風裏不見了，他的爹爹便是接受了爺爺的那隻篙，又活了七十九歲。他再在爹爹的手裏繼承了這隻被船。他的命運是從小就決定了而且是不管他願意接受不，

他也祇有接受了那條破船。他從小的工作，就是幫着父親在水上捉魚，然後提到岸上的酒館裏去賣。他的來到世間唯一的職責，就是這個。黃河鯉魚出名的原因不在它的肥腴，而是由於它的吃法之多，它有十二種以上的吃法，可能的同時輪到同一條鯉魚身上。頂普通的饕餮家也不能錯過了，清蒸一段、糖醋一段、紅燒一段、頭尾作湯。馬老漢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親眼看見自己捕捉的魚，被堂官在脊背的厚脰上縛了一小繩套。提在客人的面前，報出了斤兩。好奇的聽清了做法的花樣……然後拿到了錢回來，送到爸爸的面前去，這是他捉魚的最大目的。

爸爸得到了錢，並不去吃酒也不去胡花，把錢緊緊的握在手裏。這在他們家庭裏是——一件天大幸事。在這一點上爸爸是比別的漁人都爭氣了些，爸爸不花錢吃酒。彷彿在還裏，漁人吃酒是天經地義，能够不吃的簡直是奇蹟。爸爸就是僅有的奇蹟裏的一個。可是爸爸卻有一樣不如別人處，就是別人賺來了錢都放在媽媽的梳頭匣子裏，而爸爸卻拿了錢去「賭」。欠了帳不還，人家還要吵到家門上來，媽媽，因為柴米油鹽沒有了，門窗戶對沒有了。債

主和蒼蠅一樣躲不開。便在他十三歲那年，趁着父親打漁去，闖上門，用鎊頂上門栓，在單薄的房樑上弔死了，說是情願一了百了。

剩下了爸爸一個人還是打漁，打魚賺來了錢也還是「賭」。而且到了老年不耐天寒也就開始喝了酒。那時，自己氣憤爹爹走這麼一條胡裏胡塗的路，可是想不到，不但自己的樣子長得和爹爹一樣，就是命運也彷彿根據遺傳。……

這些事早已不被馬老漢來記起，他也不會來記，在月白風清的時候想到反正這些事都是相當遙遠了，而且也根本不應該想纔是。想起父親是罪過的，因為在「宣講拾遺」裏講過，無端的去想念過去的亡靈，是有罪的，因為他攪乱了地獄裏的秩序。死靈的獄囚將要因為思念家庭的安樂，而不能安靜的受罪了。這樣的思戀對於已死者是無益的，對於活着的也有罪。所以父親他不想。母親有時是想的，因為母親常常給他縫過衣服，補過鞋子，所以每到鞋子破了，兜肚破了，也就想一下母親，但隨後也就忘了。母親不能當飯吃，打出魚來卻可以賣錢。

他天天把精神集中在魚身上，他可以在混濁的水裏看到魚。他可以看到魚在河底覓食的姿態，生卵期間的異性的追逐，大魚吃了小魚。小魚又吃了會跳躍的蝦，這些生活他都能看見。他可以在魚的躍水的聲音裏，聽得魚的斤兩，這魚可以作幾道吃，這魚的尾巴肥不肥。他知道魚顧着什麼方向游，在水裏怎樣向東，在水裏又怎樣向西。魚的背脊上有四兩金，魚的腹底下有四兩銀。春天的魚油藏在尾巴的骨縫裏，冬天的，則藏在腹部的鱗葉的兩旁邊。魚也會在半夜裏躍出水面來叫喚。但是祇有他的耳聽得到。而且他從魚身上，可以知道今天天氣要落雨了，明天天氣可放晴了。有時魚也會流淚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它甚至會說明當今的高高在上者，是智是愚，是聖是賢。他對魚既然具有了這樣精密的學問，彷彿他的魚生意就應該做得好些纔對。可是，似乎魚天生成的就是一羣不喜歡有教養的師傅的逃學生，它們好像約定了一樣，對於這位法力通天的捕魚者，總是預先就布置了成見而到網罟來臨時脫逃。這樣，他的嚴厲的捕網，便失去了功效，他打不到魚。

黃河的鯉魚難打，對於馬老漢比七月天還苦惱。這一個經常的苦悶，使貧窮經常的找到

他家的門。

據說黃河鯉魚的價值，決定在它不易捕獲。所以一隻不太大的，中個，要是買起來，也總要出一元三四角錢以上的代價纔能買到。不易捕，價錢貴。但是減低了收入的最大的原因，也還是由於不易捕，或者簡直捕不到。

北方的尖硬的晨風，吹在捕網上，使他的血管一天比一天的僵硬，馬老漢如今是完全老了，連每個毛孔都老了。但是並不能引起他的頹唐。他每次的拋擲捕網，都是以一個姿態，一副精力來對付，從不稍稍含忽。好像他要偷懶一次，或者稍稍鬆懈一會兒，這魚便會從他的網裏溜走似的。

然而，現在連魚也不能打了。臨汾的我們的軍隊退走了的那天，風陵渡的渡口便成了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要塞區。在軍事地圖上幾條水牛背都已在紅色的鉛筆圈定之下，記上第幾號高地了。它的高度，和特性都已各別的分錄下來。把它排到戰鬥的列程之內，作了嚴厲的堅強的守衛。

每天吃着辣椒末，生活並不比往常壞些。而且頂使他稀奇的是他從來沒有以爲自己比現在還有價值過。在過去他以爲這一輩子寧交帶過去，完了。成日價祇計算河水深淺、捕魚、賣魚、再捉魚、自家吃不到魚。

而現在他卻幹了對於魚的知識以外的工作。他在做運輸工作。

「我不搬，我的腰痛！」

「不搬也就壞了……老頭兒多大年紀啦？」

那人隨手還掏出一顆紙烟給他抽。同時還親切的警告他。

「不要抽小粉包，那裏有漢奸放的毒，在趙城就藥死了兩個。」那個人是軍官。

「唔唔……對對對」山西市民層以下的言語，是把一個「是」字連成三個「對」字來說

出的。「對對對！」在這裏是表示誠懇和服從，最恭謹的答詞。

在他的生存的記憶上，第一次有過他夙所恐懼的這人會以這樣溫存的直率，來向他談話。而且是爲了防止他的生命，被外來的侵襲所損害而發的，那就更其使他感動。

他想還是搬點東西好，算是對於這種不可多得盛意的一種答謝吧，可是又不好意思。彷彿方纔是說了腰痛了的，何況又是真正的腰痛呢？別到晚上，又是一宿不能睡覺，於是他就立定了，站在那兒陷入極厚的沉思裏去，在那裏想着自己的腰。

從那次起，他就搬起來了，而且，搬的比別人都特別勤快。而在河中撐渡的時候，也就特別希望能早些到達，快些回來好再搬。

從前他祇能打魚，現在他可能打敵人了。從心坎裏，他迸出了新的狂喜。

小時候，走在廟裏，他看見了那猙獰的泥像，他想一脚踢過去，可是母親說：「那不咸呵，轉轉念頭佛爺都會讓那小冤家頭痛的。」

果然他回家裏就頭痛。

母親許了三道大願，都不好。鄰家說是城隍老爺捉弟子，非應到十八歲當和尚不可的。母親捨不得，後來親自把每天保準一個蛋的老母雞，拖到廟裏上過供，還帶了他在廟臺前磕了三個響頭，由方丈裏的老香火在頭頂上剪去了三鬚頭髮，說是以後傳差髮的差官（捉

弟子的使者）便不認識了。

從那時候起，他就確認了對於可怕的都應該加以敬畏的那種意念。

傳說的事實中的日本鬼子，比那禿惡的泥像還要可怕吧。而且據說他也有讓人頭痛的那種法力，……

馬老漢常想當一個手溜彈拋出去的時候，一排一排的日本強盜們便要支持不住倒下去了。再不能拿起刀來殺人，再不能把將熱的穀子殘踏在泥土裏去，再不會把小豬用刺刀割得一片一片的，挑在火頭上烤着吃。日本鬼子就死掉。……

山西的軍隊，是以拋擲手溜彈出名的。「奉直」戰那年東北軍隊攻打南口，老西們一顆子彈不放，專等對方爬到半山腰，炸彈一個一個拋出去。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現在卻是打走日本鬼子。他想像着手溜彈的威力。

馬老漢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存在價值，除了打魚之外，還有其它的功用，這份功用又是在對付自己夙來以為沒得辦法的東西，而且過往的弟兄們，對他都很客氣親熱，對他都叫：「

老漢，喂！」他高興極了。這使他喜悅而且甚至於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回子事。所以，他有時拿起來一柄像山東梨的那麼一隻小圓球兒，在端詳了半天，深悔自己老了，要不然也丟擲上他一筐兩筐。「小日本請來吃鴨兒梨吧！」酒灌到喉嚨管裏去，他笑得有點噙喇起來。

他並不能看報紙，他不識字，也不能理解那報紙上忽大忽小的字兒，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祇能從過往行人的口裏聽到前方的消息。彷彿前方是不利了。

但他對於手溜彈的信念，仍然毫無改變。

敵人已從馬牧近逼到趙城，人心有點兒恐慌，風陵渡比以前更兵慌馬亂了。方型的木船在急流上划來划去，把前邊的消息，遲重的帶到後方。

④ 遼闊的塵土足足有四寸厚，在飛揚起來的時候，便什麼地方也不管了，也不考慮一下，便落下去，又覆蓋起來。樹木，河床，都鋪了一層層的塵土。

風沙彌漫開來。是牛羊的夥伴、樹木的夥伴、旅人的夥伴、食糧的夥伴……一切的光與色都被它遮蓋了，一切都是土灰灰的，黃河嗚咽的流去，與河床是同一的顏色。

天、地、河流、是同一塊地氈，這地氈純粹是駱駝絨的。

一天的黃風颳迷了眼，方型木船失去了活動能力。黃河成了絕對的瞎子，連烏鴉也沒有飛過。黃砂把天空充塞起來，彷彿像一隻昏沉沉的柚子燈。

第二天風陵渡就「封渡」了。過往行人斷絕了，對於戰局馬老漢無從知道消息。

馬老漢這幾天，實在有點氣悶呢。看着黃河也覺得比往年混，黃風漫天漫地的颳起來，但是馬老漢也不那麼消極，馬老漢還是把船好好的收起來。

馬老漢的船是老得不鑽洞也要沉了的。幾塊板子都已朽爛，每次撐起來都好像八隻船，要向八處跑。

馬老漢的船，船頭是方的，相同個大簸箕。上邊用年紅紙寫着——

「虎口銀牙生玉浪，

龍頭金角放光輝。」

橫額寫的是「噴雲吐霧」。

這船也和主人一樣，可算得老當益壯，它居然能運轉東西，還能擔負交通任務。船的樁上，頭一個寫的「二將軍開路先行」。第二根上寫着：「大將軍隨意觀山景」，本來照往年的老例，是應該寫成「大將軍八面威風」的纔對，可是今年馬老漢對寫對子的李外樞就說：「算了吧，我這個歲數，還要什麼威風了，就讓我隨意觀觀山景也就算了。」

李外樞說：「好的，好的，可是你這隻船上的對子，我可算包寫了十八年了，跟王三姐守活寡的年頭一樣多了。先不說我寫的有沒有「差訛白」也罷，可是終歸是老老實實寫的呀，也沒有隨意觀過山景呵，哈哈……」

馬老漢邊在說：「你就落筆算了，常言道落筆是文章，也沒有聽我觀觀景緻江山就改姓的。」可不是一句話就說漏了，天機正落在這個劫數上。不想這耗子尾巴就是個「坎」兒。（今年可不是鼠年）。老鼠尾巴打個結兒，人們掙不過去。

馬老漢看着那畸形的船，不正的船，那順着原來木頭本有的灣形的脈絡造成的船，心中反而不由的愛惜起來。如同一個硬心眼的父親，看見一個在外漂泊了許久的兒子，忽然回到

自己的家來，死在他自己的肘臂上一樣。一陣透骨的悽愴浸在他悲痛的眼裏。

這船雖然脫胎換骨的拆修了不知有幾次，也許每個釘也都換過了。但是和骨血一樣，是祖宗三代傳給他的總是真的。祖傳的是不容弄毀的。

老頭兒不能失去他的船。他要失去了船，他也就活不了啦，那是他的命根子。他的生產惟一的靠山他的船，是和黃河一塊兒生長起來的，有河就得有船。

晒了的黃河忽然有一天發出奇怪的聲音來。河面上一天有奇怪的聲音在活動，發出卜卜的串響。有的膽子大的出來看，便看見一些灰色的東西，像幾隻大鸕鶿似的在水面急速的游行，南面的河岸上便不時遞出來憤怒的槍聲。

敵兵的游艇在河面上划行着了，黃河的輪流上從來就不容許過比方型木船速度再快的船隻來駛行。黃河的河面就如一個受污的鄉女一樣，今天在臉頰上沖洗着兩道恥辱的淚痕。船尾攪動的水輪在後面長長的拖引開去，在太陽光下耀起了銀白的閃光。兩岸都鴉雀無聲，也看不見房舍，也看不見樹木。祇有敵兵的小船來回的跑着，也不明白他們的企圖。

從來的像三月天剛開的蝴蝶梅似的灰色的，藍色的，靛黃色的帆都不見了。背着背夾子的行旅，拖着東西的毛驢，喝着咳浩咳浩的船夫，搬着白麵的「小櫃」……統統都不見了，遠方吹過來的砂土，將他們平日活動時所殘留下的脚印平伏下去，河岸上肉鬆似的土壤，散布出一種乾燥的氣味在垣散開，非常柔軟非常和諧，就如同這裏從來就沒有行人走過一樣。

日本兵的牛皮靴子就在這上邊踏着，還不時有騎兵在各處亂衝。

敵兵捉住了馬老漢是當天的下午，敵兵逼着他引路去見村長要糧食。

馬老漢偷瞞着一隻眼睛。在那兒想，他媽的眞倒霉，領他去見不見呢……

「我長得這樣老，還沒有見過官呢，我上那兒給你找去！」

「不是官，是村長。」

「是長就是官，是官就長不了的，我上那兒找去，我今年五十……都掛零頭了。」他對那個凶狠的日本兵用手比畫着。

「喂，老頭兒，大日本的兵好不好？」那兵不問他要村長了，和他嘻皮笑臉的開玩笑。

「你們對我們好——……苦酷！」最後一個字老人一噙嘴，就連一口痰吞進去了，他恨恨咬着烟管，一面又拍着胸膛壓着噲噲。

那個日本兵勝利的向他的同伴們誇說方才他用中國話，詢問這個老頭兒的結果。他的夥伴們都嗚啦啦嗚啦啦的揚起手喊口號，那個兵像勝利的大將軍似的，露出滿口的黃牙齒，在那兒得意的大笑。

一個瘦瘦的，露出非常疲勞的樣子，坐在石頭上吸煙斗，向這邊不信任的擱過來一個微笑，便用日本話說：

「你不要聽他說就是！……」

方纔那個得意的敵兵，馬上露出一臉殺氣，立刻顯出對於他這裏懷疑的態度，表示了難於忍受的樣子，大聲的喊着：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於是像遭受了奇恥大辱一樣，在地皮上踏來踏去的走起來。一隻手在背後背著，一隻手

在下巴那兒撫摩着，神色非常不對，不知道他在打着什麼鬼主意。

突然的，他走到馬老漢坐着吸煙的那兒立下來，一隻腿翹起，一隻腿灣在地面上，還用手輕輕拍着老年人的肩膀。他兩隻眼眶深下去，用中國話一字一字的問着。

「你對我們大日本皇軍歡迎不歡迎？」

大概是怕「歡迎」這字樣，爲對方所不易明白，所以連忙改說：「歡喜不歡喜？」

馬老漢又輕輕的抽口煙，不緊不慢的點點頭。

那個方纔爲了同伴的不信任而煩惱着的大兵，此刻又非常高興了，他圍着老人嗚啦嗚啦的四圍跳起來。

過去拍了那憂鬱病患者的肩膀，又大聲的喊鬧起來。

瘦瘦的臉上還是掛着一副不信任的微笑，不過態度卻比方纔放心得多了。

也許準備還不够充分，一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衝過渡口的模樣，他們現在並不敢向遠地去搜索，也不敢向對河去闖渡。他們惟一的工作就是找着附近沒有抵抗的村落追索糧食，或

者趁着暗夜幹了些搶劫和無恥的奇蹟。他們因為渡過來的人太少，所以對於四周的環境還卻懷着戒心和怕懼，沒有敢十分的放肆，而且最大的原因，還由於村子人也都逃走了。

船戶們看見方船並沒有敵人所搜求，有許多大膽的便撐到河心去工作了。敵兵便舉起槍來打他們，有眼急手快的，便連忙推過來，有的打穿得厲害的，便滴溜滴溜的在大流上，打了幾個轉盤磨，祇有沉落下去，遠遠都聽見了呼救的聲音。

有時對面封渡的哨兵也射過槍來，所以老百姓們又重新把船封起來了。

馬老漢的船，一直沒有動窩。

馬老漢的生活更苦了，但他卻咬定牙根熬住不饜。他每天咬了兩個硬饅，喝一點兒開水，便等着自己的軍隊打過來。明知道終久有一天要打過來了。他每天吃兩個硬饅，喝一點兒開水，他期待着，期待着那天大家一齊下手幹哪。

在一天夜裏他實在餓得睡不着了，他摸摸炕沿上的饅，連個渣兒也沒有了。他披着衣服，趁着月光，他想到船上坐一會兒吧！其實這一切的舉動，都是無意思的，不過因為沒有事

可作，而且心情又悲哀的緣故，所以他便溜出門去。

他沒有什麼親戚，或者朋友，他是很孤獨的，他的老朋友祇有一條船。他有什麼內心的隱秘或者是無可排遣的悲痛，他都要向它告訴的。

所以，他拱手坐在上面，望望月亮，看看水，遠遠的天邊，迷迷濛濛的飄浮着黑霧，他撫撫船舷，摩摩放倒了的桅杆，那按照原來的木紋拼起的船艙。不由一陣難過，老眼竟留溼潤起來。

他想真是越老越沒出息，還是回去吧！……回去也許就睡着了。

他又望了一下天上的月亮。遠處的天雖然混沌，但是月光非常好，飽滿而且清亮，完全是北方原野的理想的月光，月光照在河裏，也閃着銀色的鱗片。

唉，多少年沒有這樣好月亮了。

他把船上的纜繩仔細看了一下，立起身來想走。

忽然遠遠的有塔塔的踏步聲，本能的他想蹲伏下來。躲閃起來，以觀究竟。

但是他沒有，我還大一把年紀了，怕什麼的，還是回去睡覺吧。

月光照着他來時的脚步，在河岸的灰塵上一個黑點，一個黑點拖開去，其餘地方，一點痕蹟都沒有，祇彷彿是一張一張褐色的水牛皮樣，完整的鋪開，向遠處鋪開去。

脚步聲，越來越近，他看不出是什麼人來，祇看見兩個人影，一搖一晃的。他急於要回去睡覺，也沒有心腸細看，他向回家的路走去。

但是人的脚步聲，卻向他追趕過來，而且哇拉哇拉的向他講着他頂頂憎恨的那些話。他有些恐懼又有些悲哀，自己後悔不該半夜裏出來。

「你的——老頭子？呵，呵，你是那個老頭子，你………哈哈，你，領我們去錢花姑娘去吧！」

「哈哈！」另外那個敵兵也大笑起來，玩笑的向對方的腦上打了一擊。

「你呀，你……清國佬！」那個像個啤酒桶的矮一點兒的兵，接連的打着飽咯，制止胸裏積存的東西，不再嘔吐出來。他納納的喝了一通，讓一手拖起他的同伴，一手拖起老頭

子，一看月亮去，看看月亮！中國的月亮是和支那的女人一樣好。」他踉蹌的向前跑。

他回過頭來，問老頭子：

「你的船，有……」

老漢不作回答，一直沒有響。

他們跑到船上，坐下來。

老頭子看他倆坐下來喘氣，他用半個眼睛在看他們。

「把船放到水裏去！」

那個啤酒桶樣的兵命令他。

「到水裏去！」

「不能，我一個入推不了這船的！」馬老漢陰鬱而且固執。

「你推！」

「不能，水溜急得很，我們三個都要淹死的！」

「我們情願淹死！」那個兵把對方一推，互相的對了一眼。我倆是游水的高手。

「你推！」

「不能。」

「推不推？」

「這船不是一個人推得的！」

「我們幫你，行不行？」

「不行！」

「我喝醉了。」

「不行？」

「行不行！」那兵拿出了槍。「我喝醉了」。

老頭子很平靜的把船推下水裏去，他忽然的想笑。

他隨着那船順着水溜順下走，他想大聲的，像年青時撐船一樣，吆喝一通。或者說些個

術語，像旁邊有配合手前推船的伙伴一樣。但是他沒有，仍然很認真的說一次。

「溜去，你們可要死的！」

兩個兵並不聽他的話，「推，這老滑頭，你推不推！」

「反正我們要死的！」老頭子陰鬱的說。但是馬上又縮住了。他很快的去推船。

月光照在水上面。白花花的片汪洋展開去。被地平線的雲角吞食了。雲裏也閃起水

星。

船在水面上浮起來了。

「好呀。好呀！」

船流的更急了。

那兩個兵更高興。他們大約都是過慣了都市生活的傢伙，他們要求在體力之內配合起一種現代的刺戟。彷彿必須有狂風似的律動，濛濛的律動，滲透在他們血液裏，他們纔感覺到深深的肉體的痛快。

船完全被浪大溜裏了。

兩個大人一兩根黃色繩蘿蔔一樣在船板上轉。他們倆一並排的在模仿日本舞踊的那種偶人的動作，而且得意的笑着。

船在打旋了，他倆跳得欣歡，他倆是游泳的能手。

船在像一俵打滾的落葉一樣的轉了，他倆還在跳，彷彿就在水面的旋渦上，他倆也一定要跳一樣。

忽然一聲笑聲的在半空中掀起。馬老漢毛骨聳然的笑聲扯起來了。

「哈哈哈！」

像屋瓦的破裂……

「哈哈哈哈哈……」

像年老的古樹的崩折。

「哈哈哈哈哈……」

馬老漢從心裏，眼裏、口裏、和血裏一齊都笑起來了。他的最後一縷生命，都化作了笑聲，尖銳的衝散在天空。

「哈哈……哈哈……」

兩個敵兵，這時候，纔像大夢初醒似的，想起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大溜在渦旋，他們就是在渦旋裏。他們不再笑了，立刻慌亂的跳下水裏去，想逃命。

渦旋裏？逃不了命的，就是魚也得丟下兩片鱗片，纔能轉個身。

「哈哈……」

一種復仇的和對於生的抗議的連串的大笑，還在河面上浮搖。

「哈哈哈哈哈！」

一個白髮的老人立在船面上大笑，血和淚，天空和河水交流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

那條黃河面上，異常浮載着的生命的破船，從此被一條捲起的水舌，舐食了一下，便什

麼都不見了。

但是水面上還扯起那一道雲笑，好像那一切銀色的月光，都是笑聲的實體，灑落在水上、沙上、土上和天間，三個人便立刻不見了。隨着笑聲滾到水裏。

從那之後，每逢天陰的時候，或者有月亮的晚上，人們常常聽見水花上泛起了森沉的笑聲，過往的舟子們，在夜裏常常聽到的，而且互相的傳播這個消息，他們說水面上有不眠的亡靈在扯起復仇的大笑。

直到風陵渡克服了重新在我們軍隊的手裏之後，據說這笑聲，忽然就沒有了，舟子們互相的傳詢，都說是的確是沒有了，從此馬老漢的故事，祇在昏燈暗夜的辰光纔被年老的婆婆講起。

舟子們，行人們，士兵，每次通過了這個地方，便沒有什麼奇事好講，祇看見那交叉的纜索，還是以那古老的姿態在那兒不變的站着。如同它就是黃河生命的看守者。黃河一天沒有劇烈的變更的一天，它是永遠的保有了它的最高的神祇的地位的。

在其香居茶館裏

沙汀

坐在其香居茶館里的聯保主任方治國，當他看見從東頭走來，嘴里照例擾攘不休的那么吵吵，他簡直立刻冷了半截。且有得身子快要坐不穩了。

使他發生這種異他的老婆，而幾個原因：爲了種種糊塗的措施，他目前正處在全鎮市民的圍攻當中，這坐着的是黃毛。么吵吵第二個兒子，因爲緩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講閒話了。加之新縣長又過人之才，惟一兵役的，於是他胡胡塗塗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進城，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應付這世界上，如全市所批評，么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甚麼話都說得出來的。而他本縣同主任說道：的大哥是全縣極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財務委員，縣政上的活動份

主任的拿拿在世的時候，也是對么吵吵那張嘴表示頭痛的。

麼都不見了。

抄過來了。還是那種精力充足，對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種毫不

但是水面上還掛。在這類人身上是發不出悲觀和憤興的。他常打着哈哈來茶館里自白

道：「土、土上和天間，

一老之後，每逢天陰一樣！說是要說的，吃也是要吃的：說够了回去兩杯甜酒一喝，倒

下去就睡！……兒子們，在夜裏

現在，他一面大笑。的階前，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乾笑着說道：

「噫，對！看陽溝里重新在我翻了麼！」

他所參加的桌子已經有着了。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當過觀學的俞觀學；前徵收局的

管賬，現在靠着利金生活的汪二；紙店老板董光銳。

他們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茶來，錢我給了。」

「坐上來好嗎，」觀學客氣道，「這裏要舒服些。」

「我要那樣舒服的做甚麼哇，」出乎意外，吵吵紅着臉叫嚷道；「你知道麼，我坐了上席會昏頭的，——沒有那個資格！」

本分人的視學禁不住紅起臉來。但他立刻覺得么吵吵是針對着聯保主任說的，因為在說的時候，他看見他滿含惡意的瞥了坐在後面首席上的方治國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子上還坐的有張三監爺。他們都說他是方治國的軍師，但實際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席，在緊要關頭，盡點忠告。但這又並不特別，他原是對甚麼事也關心，而往往忽略了自已。他的老婆在家裏是經常餓着飯的。

同監爺對坐着的是黃毛牛騰，正在吞服着一種秘製的戒煙丸藥。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雖然並無過人之才，惟一的特點是毫無顧忌：「現在的事你管那麼多做甚麼哇！」他常常說，「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應付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驚小怪的事變，只有一種態度：裝個不懂。因此，他小聲向主任說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發神經！」

「這回子把蜂窩戳破了」，主任發出苦笑說。

「我要趕緊『縫』啊」，監爺擎着暗淡無光的黃銅水煙袋，沉吟道；「另外找一個人『抵』怎樣？」

「已經來不急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腦道，「他是個火炮性子」。

這時，么吵吵已經拍着桌子，放開嗓子叫了。但他的戰術還停留在第一階段上，即並不指出被攻擊的人的姓名，只是隱射着，似乎像一連沒頭沒腦的漫罵。

「稿到我名下來了」，他佯裝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否麼鷄巴入出來的：人鷄巴？狗鷄巴？你們見過狗鷄巴麼，唉，那才有趣！」

於是他又比又說的形容起來了。雖然已經蓄了十年上下的鬚子，但他是說粗魯話出名的。許多鬧着無事的人，有時甚至故意挑弄他說下流話。他所謂的「狗」是指他的仇人戴

的，因為主任的外觀當過行役，而這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諱。

因為他形容得太難堪了，那視學插嘴道：

「少造點口孽，有道理講得清的。」

「我有甚麼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當甚麼雞心主任了，兩眼豎黑，

見錢就拿！」

「嚇，那表叔……」

氣得臉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來了。

「嚇，那表叔，」他說，「你說話負責啊！」

「甚麼叫做負責哇！我就不懂！——甚麼人是你表叔，你認錯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

我了！」

「對，對，對，我吃你，」主任解嘲的說，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嗎？」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親口對我老大說的！你的報告真做得好

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長的幾個卵子！……」

他愈說，就愈覺得是並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來的瞎吵瞎鬧一樣，他感到憤激了。

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樣着急的，事情好辦得很，只需給他大哥一個通知，他的老二就會自由由走回來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過四次。但現在是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規矩辦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經抓進城了。

照經驗，事情一露了頭，弄到縣長面前去了，就難辦的。他已經派了老大進城，但帶回來的口信是：因為新縣長的脾味還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佈他是要整頓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險惡。額外那梢信人又說，拉了就要送進省了。

凡是那大老爺們都感覺棘手的事，人還能有甚麼辦法呢？這也就是說，他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雙子吧！」么吵吵簡直在咆哮了，「去年蔣家寡母子的兒子五百，你放了；陳二靴子兩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頭兒肖大個子還厲害，錢也拿了，腦亮也保住了，——」

老子也有錢！你要張一張嘴呀？……」

「說話要負責啊！那末老爺！」

主任咕嚕着，而且現出假裝的笑容。

這是一個胡塗而服快的人，胆怯是因為富有，而且在這個遼野地方，從來沒有摸過槍炮的原故。這裏是每一個人都能來兩手的。他一直規規矩矩地吃着祖宗的田產，在好幾年以前，因為預征太多，許多人怕當公事，於是在一種策動下，他當團總了。

他明白這是陰謀。但一向忍氣吞聲的日子引誘他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起初老是學錢，但後來他發覺甜頭了：回扣，黑糧等等。並且走進茶館的時候，招呼茶錢的聲音也來得更響亮，更衆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門上已經有了一道縣長頒贈的匾額：

「燕率桑梓」

但不管怎樣，如他自己所感覺的一般，在迴龍鎮還是有人壓住他的。他看得清楚，所以

他現在很後悔做了胡塗事情。他老是很強笑着滿不在意似地說道：

「你發氣做甚麼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麼？」對方反問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該稿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問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來了，他笑問道：

「你說一句就是了：兵役科甚麼人告訴你的？」

「總有那個人呀！」

吵吵說，十分冷淡地攤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還是我造謠呢。」

「不是，你要告訴我呀。」

看見吵吵鬆了勁，主任知道可以說理的機會到了，他就趁勢坐向圈椅側面去，賭咒發誓

地分辯起來，說他是一輩子都不會做出這樣胆大胡塗的事情來的。

但却並不向着吵吵，而是視學們。他說：

「你們想吧，」他平攤開手，倒仰着他那瘦瘦的鐵青的臉蛋，「你們想，我是吃飯長大的呀！並且，我一定要他去做甚麼呢？難道……會給我一個狀元當麼？沒講的話，遶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圓我總是糊的！」

「你才會糊」！吵吵嘆着氣抵了一句。

「那總不是我吹牛啊！」主任無可奈何地說：「別的不講，就拿公債來說吧，別人寫的多，你寫的多少？」

他又挨近視學的耳朵呻喚道：

「連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說得如此祕密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又其一，是因爲街上看熱鬧的人已經多了，公開宣佈出來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糾紛。

大約觀學相信了他的話，或者被他的誠意所感動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勸解道：

「么哥！我看這樣啊，」他斯斯文文地掃了掃喉嚨，「人不抓，已經抓去了，橫豎是爲了國家。……」

「這你才會說呢！」吵吵一下撐起來了；「這樣會說，你怎麼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講。」

觀學紅着臉說，故意勾下腦袋吃茶去了。

「你講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繼續道；「真是沒有生過娃娃不曉得癢痛！怎麼把你個好好先生遇到了啊：冬瓜做不得驢子？做得。蒸跨了呢？那是要跨的，——你個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來了一片笑聲。但他自己並不笑，也把他那結實的身子移動了一下，抹抹鬍子，宜言道：

「閒話少講！方大主任，說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對方慢應着，一面懶懶地退還原地方去；「迴龍鎮只有迴龍大一個地方哩，往那裏跑？要跑也跑不脫的」。

他的聲音和表情照例帶着一種嘲笑的意味，至於是嘲笑自己或者對方，那就要憑你猜了。他是經常憑藉了這點武器來掩護他自己的。而且經常弄得頑強的敵手哭笑不得。他們叫他做軟硬人。

當回到原位的時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煙丸，生氣道：

「我自這懶得答呢；你就讓他去！」

「不行不行，」監爺意味深長地說，「事情不同了。」

他一直這樣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有理由的。他確信鎮上已在進行一種大規模的控告；而且那大老爺是可以左右牠的；他可以使這成爲事實，也可以打消牠，所以聯絡那家乃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何況誰知道新縣長是怎樣一付脾氣的人呢！

這時候，茶堂里的來客已增多了。連平常懶於出門的陳新老爺也走來了。新老爺是科舉時代最末一次的秀才，當了十年團總十年哥老會的頭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說話還是同團總一樣有效。

這可見么吵吵已經佈置好一台講茶了。茶堂里響着一片呼喚聲，有單向堂信叫拿茶來的，有站起來讓座位的：有的至於怒氣沖沖地吼道：

「不准亂收錢哇！噓！這個龜兒子聽到沒？……」

於是立刻跑去塞一張鈔票在堂信手里。

在這種種熱情的騷動中間，爭執的雙方，已經變平靜了。主任知道自己會虧理的，他在殷勤地爭取着客人，希望能於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則一直悶氣着；這是因為當着這許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覺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這就等於說他已經沒面子了。

這鎮上是流行着這樣一種風氣的；凡是按規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

一切規矩之外的。比如陳新老爺，他並不是惜家金錢的腳色，但就連打醮這種小事他也是沒有份的；不然便會惹起人們大驚小怪，以爲新老爺失了面子，快倒臺了。

面子在這裏就如此的厲害，所以吵吵鬧鬧着臉，只是懶懶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爺問起他是否欠安的時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給人剪光了！」他一連打了一串乾燥無味的哈哈。

「你瞎說！」新老爺嚴肅地晃着腦袋，切斷他。「你瞎說！」

「當真哩，不然也不敢勞駕你老哥子動步了」。

爲了表示關切，新老爺換了口氣；並且問道：

「大哥有信來沒有呢？」

「他也沒辦法呀！」

吵吵呻喚了。但爲了免除人們的誤會，以爲他的大哥已經成了沒面子的腳色，遂又立刻

加上一番解釋！

「你想吧，新縣長的脾氣又沒有摸到，他怎麼辦呢？常言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是鬧起要稿兵役的；誰曉得他會從甚麼貓兒毛病呢！前天我又託蔣門神打聽去了。」

「這個人怕難說話，」一個新近從城里回來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樣子就曉得了：帶他嫻付黑眼鏡子……」

但嚴肅沉默的空氣沒有使小商人說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興是會得罪人的，因為情形確乎有點嚴重；但說是嚴重吧，也不對，這又將顯得那府上太無能了。所以彼此只好蹉跎不明地搖頭嘆氣，喝起茶來。

看出主任有點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慮一種行動，牛福包着丸藥，小聲道：

「不要管，這縣快縣長就叫他們喂家了麼？」

「去找找新老爺是對的，」監爺說。

這個險面浮腫，常以足智多謀自負的沒落者的建議正投了主任的機，他是已經在考慮着這個必要的辦法的了。

使他遺憾的是他和新老爺的關係，與夫新老爺和邢的關係的比較。他覺得差得多。並且雖然在派款和收糧上面，他沒有對不住團總的地方，但在幾件小事情上，他是開罪過他的。比如，有一回會布客想壓制他，抬出老團總的招牌來，說道：

「好的，我們在新老爺那里去說！」

「你把時候記錯了！」他發火道，「前幾年的皇歷用不上了！——你想嚇倒我不行！」

後來，事情雖然依然在團總的意志下和平解決，但他的話語也定散播開去，團總給記下一筆賬了。可是他終於站起身來。向了新老爺走去。

這行動立刻使人們振作起來了，他們都期待着一個新的開端和發展。有幾人在大叫拿開水來，以調緩和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勢的，但他不當作攻勢看，以為他是要求新爺轉回的。但他却猜不準轉回的方式。

而且，他又覺得，在他目前的處境上，任何調解他都是難於接受的。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錢的賠償彌補，那應贖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而在一個整飭兵役的縣長面前這件事他會操勝算麼！

他覺得苦惱，而且一切都不對勁，這個堅實樂觀的人第一次被煩擾所襲擊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著自言自語道：

「哼，亂振吧，老子大家亂振！」

「你又來了，」那觀學說，「他總會拿話出來說呀。」

「這還有甚麼說的呢？你個老哥子怎麼不想想啊：難道甚麼天王老子還有面子把人給我來脫手麼？」

「不是那末樣。取不出來也有取不出來的辦法的。」

「那我就請教你，」吵吵依舊忍耐著說，「甚麼辦法呢？說一句對不住了事？打死了屬

他請命？……」

「也不是那樣講。……」

「那又是怎樣講！」他簡直大發其火了，「老實說吧！他就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到場外請大河里去喝水！」

他憤怒地吼嚷着，真像要拚掉他的命了。

這宣言引起一陣新的騷動。許多人都像預感到節目的精彩部分了。一個看客，他是立在階沿下人堆裏的，他大聲回絕着朋友的催促：

「你走你的嘛！我還要玩一會！」

茶堂宿也在興高采烈地叫道：

「讓開點！你個龜兒子，看把腦壳燙腫！」

在當街的最末一張桌子上，那里離么吵吵隔着四張桌子，一種平心靜氣的談判已近結束。但效果顯然很少，因為長條子的圍牆，忽然扳着臉站起來了。

他仰着臉把頸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說條鳥啊！」

但他隨又坐了下去，手指根響地擰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看着主任，「我不會害你的！一個人眼光裏透大點，目前的事兒誰也料不到的。」

「我知道呀！你都會害我麼？」

「那你就該聽大家勸呀？」

「查出來要這樣呀，我的老先生！」

他苦滯地叫着，用手在後頸一比：他怕殺頭。

這確也可慮，因為有徵兵無餘的明令，已經來過三四次了。這就算不上繳，我們這裏隔上峯還遠，但縣長於我們的情形却全然不相同了：他簡直就在你的鼻子下面。並且既已捉到，要額外買人替換是更難了。

加之前一任縣長正爲壯丁問題搗職的，而新縣長一上任便宣稱他要掃除兵役上的種種積

弊。誰知道也如一般新縣長一樣，說過了事，或者他便認真幹一下？他的脾氣又是怎樣的呢？

此外，他還有不能冒險的理由。他已經四十歲了，但他還沒有取得父親的資格。他的兩個太太都不中用，雖然一般人把這責任歸在他的先天不足上面，好像就是再活下去，他也是永遠無濟於事。

但不管如何，便從他那畏懼的性格着想，他也是決不冒險的了。所以停停，他又解嘲地繼續道：

「我的老先人！這個險我是不敢冒的。你說認真是我密告我的我都想得過……」

他佯笑着，而且裝得很安靜的神情。同么吵吵一樣，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諸般困難的，而他應該否決那密告的責任。但他沒料到，他是把新老爺激惱

那個人並不讓他說完便很生氣地，截住他道：

「你才會裝呢！可惜是大老爺親自聽兵役科說的！」

「方大主任，」吵吵也直接地插入了，「是人鷄巴稿出來的你就撐住吧！我告訴你：賴是賴是不說的。」

「嘴巴不要傷負人啊！」

主任認真起來了；但對方的嗓子也更提高了：

「是的，老子說了，是人×出來的你撐住！」

「好嘛，你多凶啊。」

「老子就是這樣！」

「對對對，你是老子！哈哈！……」

聯保主任乾笑着，一壁退回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去。他覺得他在全市鎮的人家面前受了辱，他決心要同他的敵人鬥了。

他的同伴依舊擔心着他。那牛驢說

「你愈讓他就愈來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監生喘着氣。

許多人都想到事情已經鬧僵了局，接着而來的一定是漫罵，是散場了。因為情形很明顯，爭吵的雙方都是不會打拳頭的：有的人是在準備回家吃午飯了。

但茶客們却誰也不能動身，這會很失體統，得罪人的。並且新老爺已經請了吵吵過去，在互相商量着，希望能有幾個顧全體面的辦法；雖然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的生命不會恰恰就和體面相等。

然而由於一種不得已的苦衷，么吵吵終至讓步了，他帶着決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說道：

「好好，就照你哥子說的做吧！」

「鄭慶方主任，」於是團總站起來宣佈了，「這一下就看你怎樣：一切用費么老爺出，

人由你我，事情由你進城辦；辦不通還有他們大老爺，」

「就請那大老爺本更方便些麼！」主任插入說。

「是呀！也請他們大老爺，不過你負責就是了。」

「我負不了這個責。」

「甚麼呀？」

「你想，我怎麼能負責呢？」

「好！」

新老爺簡緊地說，悶着臉坐下去了。他顯然是被對方弄得不快活了；但沉默一會，他隨耐着性子問道

「你是怕用的錢會推在你身上麼？」

「笑話！我怕甚麼，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甚麼人的事呢？」

「我曉得的呀！」

主任說這些話的時候一直帶着一種做作的安閒態度，而且嘲弄似的笑着，好像他甚麼都不懂，因此甚麼也不覺可怕；但他沒有料到吵吵鬧鬧過來了。而且那個氣得鬚子發抖的漢子一

把扭牢了他。

他扭住他的領口朝街面上拖，嚷叫道：

「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

「說話好好的說啊！」人們勸解着；「都是熟人熟事的！」

但一勸解，一面偷溜開的人也就不少。堂倌已經在忙着收茶碗了。監爺在四處向人求

援。

「還太不成了，」他搖着頭說，「大家把他們分開吧！」

「我管不了！」觀學微笑着說，「看血噴在我身上。」

牛驢在包裝着戒煙丸藥，一面咕咕道：

「這樣就好！那個沒有生得有手麼！好得很！」

但當他收拾停當的時候，他的朋友已經吃了虧了。他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經青腫，他已

被圍總解救出來；他一支手摸着眼睛。嚷叫道：

「你姓那的是對的：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吵吵則在唾着牙血，喘氣着，「你嘴硬吧！」

黃牛牯建議主任應該即到醫生那里去，但他被拒絕了，反而要他趕快去租滑竿。他覺得還是保持原樣的好，因為他就要進城向縣署控告去了。

他的眷屬！尤其是他的母親，那個以慳吝出名的小老太婆，一看過主任的成績便連連叫

道：

「噢！與這樣打麼！這樣眼睛不認人麼！」

那太太也在丈夫耳朵邊咕咕嚷嚷着：

「眼睛都腫來像毛桃子了！」

「不要管！」吵吵吐着牙血，一面說，「打死了還有我報命！」

別的來看熱鬧的婦女也不少，整個市鎮幾乎全給翻了轉來。吵架和打架本身就值得看，

一對有面子的人的動手動腳，自然也就更可觀了！

但正當這人心沸騰的時候，一個左腿微跛，滿臉鬍鬚的矮漢子忽然擠將進來。這正是那米販子，因為人呆滯驚愁，他又叫蔣門神。前天進城吵吵就託過他捎信的。所以他立刻為大家所注意了。首先拖住他的是么太太。

還是個頂着假髮的胖婦人，愛做作，愛談話，渾名九娘子。她担心地，顫聲顫氣地問道：

「怎麼樣了？——你坐下來說吧！」

「怎麼樣，」跛子冷淡地說，「人已經出來了。」

「當真的呀！」許多人吃驚了。

「那還是假話麼！我走的時候還在十字口牌桌子上呢。昨天夜里點名，報數報錯了，隊長說他不够資格打國仗就開格了；打了一百軍棍。」

「一百軍棍？」又是許多聲音。

「不是面子大，你就挨一百也出來不了呢。起初都講新縣長厲害，其實很好說話。前天

大老爺請容，一個人早覺到了；帶他媽付黑眼鏡子……」

正說着；他忽然注意到了么吵吵和聯保主任。縱然是一個那麼遲鈍的人，他們的形狀，也不免略略叫他吃驚起來了。

「你們是怎麼積的？」他問着，「你牙齒痛嗎？你的眼睛怎麼腫了？……」

紡車復活的時候

艾蕪

貼着金喜字的大紅蠟燭，一在堂屋里點起，穿得花紅綠綠的少女少婦，便開始唱起祝賀的歌來。而那被祝賀的人兒，明天就要出嫁的姑娘呢，則正睡在隔壁的床上，蒙着被頭嗚咽，悲傷她此後莫測的命運。但調好聲音在唱的人們，却用不着關心誰，只亮着年青的眼睛，紅着年青的臉蛋，熱情地歌唱，將平素靜寂的鄉村，一下捲進歡樂里去。她們比賽着婉轉的嗓子，比賽着新鮮的小曲，一直到半夜，或者雞叫的時候。

這是湖南南邊嫁女時候的風俗。

玉荷一從舅父家裏回來，便想把表姐出嫁得來的快樂，分給村裏的小姑娘。那一夜，許多人說她嗓子好，唱得別人愛，她高興得不得了！唉，可惜小鴉她們都沒在場，不然的話，那才叫她們羨慕死哩。另外，她從表姐的堂妹那里，又學會了好些罵媒婆的歌曲，這真

是小鴉她們做夢都沒有聽見過的，爲什麼不趁此誇一誇嘴！

玉荷年紀和小鴉她們差不多，都不過十三四歲。大家常常打鬧在一起，極歡喜逞能幹，不肯落人後頭。只要看見哪個在幫媽做點縫衣的事情，就準有人回家去要針要線。這其中，要數小鴉頂有心計，她常默不做聲，作許多事情，叫村裏的大人，也禁不住要連聲稱贊。玉荷對此非常嫉妬。尤其因爲性子急躁，一聽見有人說小鴉好，她就難受得很，恨不得事事都賽過小鴉。如今她學會了好些新曲子，哪肯放過小鴉呢？她說下做春的新衣胡亂往床上一丟，便趕忙朝村尾小鴉她們那里跑去。媽在後面罵她：

「你慌個什麼呀！別人在做酒席等你！我唯願寬斷一隻蹄子才好哩！」

到村尾去的小巷，面有高低不平的石板，早上出去耕地的些牛，就在上面撒着不少新鮮的牛糞。巷的兩旁，離不遠地方，參差排着人家的大門。時常有雞走了出來，悄悄搔着牆根的泥土。狗在門邊，懶洋洋地睡着曬太陽。有女人端着瓦盆子出來倒水，便要招呼她：

「玉荷，吃酒回來了，你表姐陪畜好不好？有幾床鋪蓋？」

小鴉另一隻手，正從風車下側，一小團抖動得很利害的白東西上面，牽出白線來。她禁不住叫一下小鴉，小鴉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只是專心注意地搖轉車子，專心注意地牽出白線來。白線一牽長的時候，小鴉就把車子轉個方向，倒搖過去，剛才那個吐出線來的小白團子，立即很快地把線吞了。還回車子再不舞舞的了。只是無聲地轉動。她急不能耐，趕緊又叫一下小鴉，而且比先前叫得大聲些。小鴉看她一下，隨便答允一聲，並不問她表姐出嫁的事情，便又馬上把車子換個方向搖回轉來，聲音瞬即照舊舞舞地叫。她心想，小鬼頭，好神氣，你就大模大樣不理人了麼？很氣，打算走開，可是，又捨不得，這件玩意兒太新鮮了！而且，更使她羨慕的，是村子里好幾家的女孩子，都擠在這里，稱奇不置。嘖嘖，小鬼頭，風頭未免出得太厲害了！

玉荷拿手輕輕碰一下翠芝，小聲地問：

「還是幹什麼呀？」

翠芝看她一下，說：

「你回來了麼？……這是紡棉花呀！」

紡棉花的事情，玉荷是聽見過的，有些遠地山鄉人家，做出來的土紗土布，如今還在墟場上站一小塊地方。但玉荷住的這個村子，既近城市，又挨河道不遠。紡車老早就停止活動了。也許幼小時，還看見過幾次吧，然而長久的歲月，已將記憶磨滅盡了，長大來不復有着絲微的影子。

她想，這就是紡棉花的車子麼？到也並非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於是她便向翠芝談起她的歌堂？翠芝却忽然跑去搖紡車。原來小鴉這時正抽身走開去做什麼去了。翠芝紡得很慢，玉荷還陣陣看清楚，並不是那小塊白東西吐線，實在是從翠芝手上的棉花條裏抽出來的。她非常用心地看翠芝搖車子，很癩也去紡幾下。翠芝的弟弟永生，張開手幪里幪帽地去換車子。翠芝笑着威嚇他喊：

「走開呀！看弄斷你的手！」

一個叫三三的小姑娘，一面笑着推開翠芝，一面說：

「讓我來一下，你快領開他哪。」

翠芝一直搖了好幾轉，才站起來帶嫡小弟弟。三三坐下去，立刻笑罵道：

「呸，棉花都紡完了，才讓我來！」

接着就站起來，在堂里東尋西找的，一面喊：

「小鴉，你的棉花囉！」

玉荷便趁勢坐在棉花桌子側邊，捏着車把子，把空車搖了起來。小鴉剛好拿條棉花，走出睡房，便急喊道：「不要亂搖呀，那樣會壞車子的！」

玉荷現出很有把握的樣子說：

「哪里！我會搖的，你快拿把棉花哪！」

小鴉就揪着她說：

「讓開！不要亂充狠了；她們還……呵呀，那個小鬼頭，給我紡的，粗細不勻哪！」

一面就將棉花和線接在一塊。

三三打趣地說：

「你讓玉荷試一試吧！他比任誰哪一個都聰明哪！」

玉荷白了她一眼。跟着：就把小鴉手裏接好線的棉花，給過來紡。車子倒很馴服，仍舊
舞舞地叫。只是線不聽話，搖不兩下，就斷了。

小鴉和別的女孩子，都笑了起來，弄得玉荷滿臉通紅。小鴉笑了之後，才高聲指教地

說：

「你把棉花捏得那樣緊。線鑽不出來，牠怎麼不斷哩？」

玉荷立心要補救她的缺點，帶着惱怒的神情說：

「還不難啊！手放鬆點就是！」

讓小鴉把線接好之後，玉荷當真把手捏鬆一點，但紡出的線，却非常之粗，有的還帶着

小塊小塊的棉花。小鴉便推開她說：

「你不行！這樣紡出來的縲子，哪個肯要贖！」

玉荷紅着臉站開之後，三三就趕緊擠來。小鴉便慌忙說：

「好妹妹，不要打擾我了！我要趕工，後天鬧子，還要趕到寶哪！」

真是奇怪得很，接在小鴉手裏，線又規矩起來，立刻勻勻淨淨地吐出。

一個叫小糖的女孩子現出羨慕的神情問：

「還要學好久，才學得會？」

小鴉大人似的說道：

「這要看人靈醒不靈醒，靈醒的一下子就學會了。不靈醒的，要學十天半個月哩！」

玉荷氣得來堵起了嘴巴。心想：你這回就充靈醒了，前次抓石子，輸我好多呀！哼，還

非得也找把車子來學學不可！看你一個人神氣得好久！但嘴里却咕嚕道：

「還有什麼學頭！沒意思！」

隨即向翠芝說：

「我這回真是學會了不少的歌，我表姐那個堂妹子，聲氣不大好，可是你哪里知道，她會記得那樣多！」她說得很大聲，連三三她們幾個人都引動了。她就高興地說：

「走，到晒穀坪上去，我唱跟你們聽！」

大家就都隨着她走，她還掉回頭來看一看小鴉，看她是不是也想跟來聽。但小鴉只是專心地紡線子，並不望她們一下。

一出小鴉的家，就有賣花生糖的，在巷里叫賣。牽在翠芝手里的水生，便吵着要買來吃

。翠芝就哄他說：

「聽話點！於今沒有錢！等姐姐明天紡起紗，會賺錢的時候，就買給你吃！」

小桂便熱心地問：

「小鴉賺了多少了？」

翠芝牽着弟弟走，一面說：

「她趕了兩回關子，聽說一回賺一塊！」

三三略帶驚訝地說：

「阿呀，那她不是都已賺了十二吊錢麼？」

翠芝哄她弟弟，一面說：

「可不是！我媽都在替我借車子了，說是今天就可以拿回來。」

玉荷心想，難怪小鬼頭那樣拿大呀，我才走了十天，她就賺了十二吊，隨即問翠芝：

「她一個人就能紡那樣多麼？我想她媽媽一定幫她的。」

翠芝小聲埋怨那個賣花生糖的，說是明知小孩子煩着要，他就故意尾起來，一邊又回答玉荷：

「她媽媽倒沒幫她，就是她肯發狠哪，一早起來就紡起。」

走過一家門前，小桂的婆婆，正拿出一架舊棉花車子來打掃。她老人家一見這些小姑娘，便大聲責備：

「小桂，你這小野馬，一轉眼就不見了，讓我叫了好半天！你快給我提桶水來拭拭，好

「哪，死鷄子到處窩起。」

小桂連忙應着，一壁又叫三三：

「你幫我抬一下！你走前面，我走後頭，好不好？」

三三把嘴巴一翹：

「不，我要抬後頭！」

兩人便高高興興地走進大門去了。另外這些女孩子呢，便都跑去圍着小桂的婆婆，好像要瞞她玩把戲的一樣。翠芝呢，因為弟弟水生還在吵着要糖，便也拉他來瞞熱鬧，還帶着雀蛋的神氣，哄着她說：

「呵呀，弟弟，你瞞，這在做什麼哪！快些去看！」

小桂的婆婆，一壁拿掃帚掃紡車上灰塵，雞糞，蜘蛛網，一壁向圍攔過來的女孩們嚷

叫：

「小鬼頭，站不站開！看灰煮瞎你們的眼睛！」

斜對門的阿進嫂，提着一籃要洗的衣裳，走到巷子里，笑嘻嘻地說：

「呀，你老人家也兜心花了哪！」

小桂的婆婆，看她一眼，仍舊打掃她的，邊掃邊說：

「管他心花不心花？我爲什麼讓車子爛掉呢！反正我小桂又沒事情做，一天到晚野馬一樣。人家小獨一斤棉花，就能賺樹對本，真是到那里去找嘛！」

「你老人家也是，借燈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老婆子搖着掃帚說：

「亂講囉！我借有什麼錢！如今世道，哪比從前年辰，你就有大把大把的銀子錢，也不撐事啊！你看，廣州城一打失，鹽好貴哪！不想法子，添補幾個，怎麼成！其實呢，我是愛講老實話囉，你自己得空的時候，也該找把車子來紡紡。我要是手膀子不酸……走開點，小鬼頭衣裳闊綽了，回去又要挨頓好打……我就是膀子動久了，有點酸，不然的話，弄部機子來編布。」

三進嫂不笑了，邊走邊說：

「是到是囉！洋油燈於今也點不起了，說是昨個隔子又漲了價。」

老婆子見她走了，就自言自語地說：

「管牠漲到天上去囉！借是老法子好些，我們點茶油點了多少年。」

巷子的那頭，有人在喚翠芝，翠芝趕緊應着，立刻抱着弟弟走了。

玉荷見幾個大的同伴，都有事走開。小的幾個呢，還專心圍着觀看。她知道沒人來聽她的歌，她自己也失掉了唱歌的興味，心中悶悶不樂地默站着。

小桂的婆婆，手腕有些弄酸了，便略微息一會兒，一面就問起玉荷表姐出嫁的事情，提到陪奩方面，她嘆息似的說：

「這些年來不興了，我們從先年辰，借要陪紡棉花的車子哩。不是我偏嘴，我你這麼大的時候，我早就會紡了。那種索子穿的通洞錢，枕頭上恭禮了好幾大串。如今怕又要時行了，你該學學哩！……我記得你媽就有「把車子啊！……阿呀，這兩個討打的小東西，去了

一大半天，借沒有拾水來。」

她一邊嚷着，走進門去。玉荷連忙跑回家去，心裏熱沖沖地想：原來我們也有一把哪！一進門去，便向媽問，舊車子放在什麼地方的。媽看她一眼，黑起臉說：

「鬼，你在跑些啥呀？這樣一頭的汗！」

玉荷就把小鴉紡棉花的事，告訴她媽，並說她也要天天紡棉花了。媽便噪她幾句：

「你總是這樣的，見人扇屁股癢！……借有什麼棉花車子呢，哪什百年就拿來繞了。」

做媽的到底纏不過女兒，最後軟了，便搔着頭慢聲說：

「你到二伯娘家去看看，我記得她倒是有把。她有，她一定肯借的。再順便問她一變，要是得閒，就請她過來打上大人！」

玉荷就興匆匆跑去，進門看見二伯娘在拿刀削葦片子，便說：

「二伯娘，你忙哪！我媽請你過去打上大人哩！」

「你回了哪！我不得空陪她。」二伯娘這麼招呼一聲，仍舊不息手地削，一面還咕咕嚕嚕地抱怨：「真是忙得冤枉！不曉得那些鬼，一搬就跟你搬在廠倉後頭，叫我找了一大半天，不然的話，我早就修好了！」

玉荷摸不着頭腦地問：

「二伯娘，你老人家修什麼？」

把手上削好的竹片子，變成一個圓形，一面說：

「啊，你不曉得麼？我在修理紡棉花的車子哪！看是氣人，有半邊全給虫咬壞了，一搖就斷！」

玉荷氣促地說：

「斷了麼？我媽才說，跟你借來紡紡哩！」

二伯娘就連忙說：

「我只是削來試一試！修不好，怕得要買把新的哩！索性叫你媽去買一把吧。你二伯回

來講，前個鬧子就有賣的了。」

玉荷很想馬上就有把車子，放在身邊搖得舞舞地叫。但結果却是這樣，便快快地走了出來。在巷子內碰見五嬸，便招呼她老人家，問她哪裏去。

五嬸點點頭說：

「我剛到小鴉家去來，跟她媽借點黃臘！」

一面還把手上拿的黃東西，晃了一晃。玉荷又問三妹在家沒有。五嬸說：

「在哪！你去玩玩，她聽說你回來了，借機過來看你，就是忙着，丟不下手！」

玉荷便跟了進去。哈，真巧得很，一架嶄新的紡紗車子，正放在堂屋中間。三妹把桌上
一包棉花，弄成一捲一捲的。她招呼玉荷一聲，就迫不及待地向她媽問：

「就捲這樣大，對不對？」

玉荷禁不住去摸摸車子，連忙問她們：

「這買成多少錢？」

「四吊八，等一會，我們就要紡了！」

三妹十分興奮地說。五嬸忙拿兩根細藤索子，塗上黃臘。塗好之後，將細藤索拴着車輪子，隨又拉來套在車腳的細鐵簽子上。担着車輪中間的扶手，搖着試了幾下，便接上繩花，車子就舞舞地叫了起來。五嬸偏起頭看了一下，息下手說：

「鬆了，借要緊一點。」

玉荷一直凝神靜氣地看，見五嬸把那兩根細藤索子，另外拴過時，才抒一下氣問：

「你們哪里買來的，我也去買一把呵！」

三妹一直熱心地捲着棉花條子，頭也不抬地說：

「還不是鬧子上！你要多少，等兩天趕鬧子由你買就是！」

玉荷看了一會，走出來聽聲嘆氣地想：

「叫我借要等兩天，多難受呀！」

回到家裏，媽問她：

「二伯娘呢？……你沒替着麼？」

「她忙哪，她車子斷了，她在修。修不修得起，借不曉得，真不技巧！媽，你給我錢，買把新的好不好？五條那邊的三妹，就買有一把，才四吊八。」

媽慢吞吞地答允着：

「好怎麼不好？就怕你沒常性，紡個三五天，就丟開了，讓牠爛掉！」

玉荷急口地說：

「說哪皇話！小鴉她們紡好久，我就紡好久。你沒看見，人家滿以為能掙錢了！我真交住那付神氣！」

媽笑着安慰她說：

「算了吧，我家又不爭你來掙錢，你那樣氣做什麼！你要錢，你來跟我打幾牌吧，我就讓你贏點去。」

玉荷勉強坐下來摸上大人，一面摸一面神往地問：

「媽，爲什麼圍在車上那兩根細索子，要搽上黃臘？」

「搽黃臘？什麼搽黃臘？呵，那搽起才經用，搖的時候，滑溜一點……留心，你抓兩張了。」

再打一會，玉荷又問：

「媽，要怎樣捏棉花，才紡得勻淨哪？」

媽媽把牌丟去，打個哈欠說：

「不同你打了，你心纏在一邊！」

玉荷巴不得這一下，立刻跑了出去，他一心一意要去學她們紡紗。

玉荷的爸雖是死了多年，但留下的一份產業，却儘够她們母女過活。同時，她哥還在外面做事，按月有薪水寄回來，因此，做母親的，一個會享福的老太太，就只是拿上大人來對付所有的日子。但玉荷却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孩，只想在青年同伴中充能幹！倒不想同母親一樣靜下來。

好容易挨過了兩天，才到了趕墟的時候，玉荷一早便跟小鴉罕芝她們，到園子上去。小鴉罕是去賣紗，罕芝去買棉花，玉荷則是去買車子，棉花她家也藏得有許多。走了里把路，碰見鄰村認識的姑娘，她們頭髮都是梳得光光的，毛辮子繫着粉紅頭繩。手裏提着棉紗，樣子皆是興興頭頭，有說有笑。小鴉罕她們談起話來，總不叫這嫌的圈子：不是你一斤棉花，紡多少兩線，就是紗怕要跌價吧，紡的人這樣多起來，玉荷在同伴之間，嘴巴是不大讓人的，無論什麼事，她都要參加幾句，表示她的聰明，唯獨在這里，她搭不上嘴了，她像變成一個不會說話的蠢人。不過，她唯一安慰她自己的，便是她在下個園子，就不同了。那時候，曬吧！隨便你談價錢也好，談斤兩也好！她昂起頭，走她的路。

還沒有走到墟場，喧嘩的市聲，和豬仔給人提起來的尖叫，便從田窪口上驀地襲來，使常常在冷靜村落里住慣了的人，禁不住感到興奮的喜悅。這些一路講着話的村姑，皆不講話了，只是加緊足步地趕路。她們的心，都給這種有生氣的市集吸引住了。

牛在人叢中，搖着尾巴。米和雜糧的筐子，攪成許多擁擠的小巷。油炸粑肥的氣味，沖

人鼻子。鹹肉則一股股發香。說也沒有大吵大鬧，但一片喧嘩的聲音，實在有些使人發慌。

玉荷驚怯地問：

「哪里有賣紡紗車子的？」

小鴉從容大方地說：

「不用着急，等我賣了紗，就回你去找哪！」

玉蘭就帶頭走着。賣燈草的，提空籃的，就在身邊直闖。擠出一塊空的地方，七八架紡紗車子，嶄新的擺在面前。玉荷禁不任喜得叫了起來：

「哈，在這裏賣呀！」

她們都齊去摸摸。圍成輪圈的竹片，刮得發黃。作爲車腳的木片，也都削得溜光。揹着車輪中間的扶手，輕輕一搖，便輾轉地轉動。看是怪兜人愛呀！玉荷覺得這比五孃新買的那架，還要新，還要漂亮！便連忙問：

「還要多少錢一架？」

賣車子的臉色溫和地說：

「六吊六一架！這便宜囉！」

翠芝立刻吐了一下舌頭，輕輕地說：

「真是貴煞人哪！」

小鴉不慌不忙地說：

「你亂講囉！前個鬧子，人家才賣成四吊八！」

玉荷碰一下小鴉的手腕，說：

「哪哩！我五疋買一架，比這個價好，才四吊二！」

她故意滿去六百錢。賣的人便惱怒起來，向她反問：

「你說多少？四吊二！你給我買幾把來嘛，我都要！……四吊二！你真是沒上過街的。」

……要是你今天六百錢買倒，我都不要做生意了！」

另一個賣車子的，也附和地嘲笑道：

「四吊二！真是尋開心囉！」

小鴉就小聲問玉荷：

「跟他添點吧！價錢定規要漲的，如今買的人多哪！」

玉荷頸項都氣紅了，把頭一偏，拉開足步就走，一面抵塞似的說：

「我不要！……希罕他有幾架鬼車子！我們另走一處去買。」

走到賣紗的地方，許多小姑娘，老太婆以及年青的嫂子，都擠在一道。她們臉上現出興奮和矜持的神色，足底下面放着紗籃子。收賣的販子，和營秤的經紀人，就在她們行列中走來走去，提起紗籃來左右翻看，大聲還價，議論貨色。

「哪能要這麼多？小姑娘，你看着，你紡得不勻淨哪！」

「聽講！怎麼不勻淨？差一點就像絲線了！你眼睛不好，你怪我的紗！」

「哈，老太婆，你真是狡猾！我問你囉，你到底吹了幾碗水在上頭！」

「放你媽的屁！我吹什麼水？上乾的，他說吹有水！」

「你沒吹過水，你一定濕地方放過一夜！」

就這般吵吵鬧鬧的，生意便講成了。這回的紗價，比上個隔子漲了五分，就是漲了三百文錢。小鴉因賣的時候，會從容不迫地對付那些販子，更比別人多賣一兩文。這使玉燕佩服起來。可是又暗自想道：

「看嘛！等下次賣的時候，我們來比一比吧！」

小雅由於多賺了點子錢，臉都高興得發紅起來，一面數着票子，一面沉吟地說：

「咳，那個車子真好！」

翠芝就慫恿說：

「你索性就買牠一把好了。反正你又賺得有錢！你買把新的，我也好同我媽講話。她總是拿你來擠塞我，總是說人家小鴉的車子比你的儲蓄哪！真討厭死了！」

小鴉搖頭小聲說：

「不行！……就怕不打仗了。仗一停，洋貨登時跑起來，那就會白白陪一筆錢的。」

翠芝扭心地問：

「你是哪里聽來的？」

「我外婆家。我舅舅常時趕牛下廣東。……唉，我要熬夜了，趕快多紡點！」

玉荷便着急地嘆一口氣，因為她還沒有買着車子哪。

小鴉將錢多買了些棉花，好預備回去開夜車。翠芝也不肯多花點錢去買別的。

一個女人拿架紡紗車子走過，邊走邊說：「咳，這樹倒衣裳！」玉荷連忙問他買成多少錢。女人就帶埋怨的神色回答：

「五吊六哪！我真倒楣！遲個鬧子，就漲了吊多！」

玉荷就決然地說：

「算了！算了！倒楣也只倒這一次。」

一面就摸出小票子來數一數，一共有五吊二。原來她還打算多帶四百來吃麵的。不料現在還缺少四百文。

「你才帶五吊二麼？」小鴉換出自己的零票，看了一下說：「剛好，我借有五百。湊起借有多……我媽要的紅薯粉，下次再買好了。」

她們擠到賣車子的地方去，糟糕，全已賣完了。

翠之嘆息着說：

「生意真是太好了！」

小鴉安慰玉荷：

「不要緊！我們再找找吧！」

玉荷失神失意地東張西張，要從人堆中瞧出棉花車子來。哪知一個不留神，便踩疼了一個女人的小脚。那個女人生氣揪她一下，還惡狠狠地罵：

「你怎麼這樣笨呀！走路不帶眼睛？」

玉荷正在不好受的時候，便也惱怒起來：

「你才笨哪！你亂碰，你借要怪我！」

那女人立刻氣紅了臉，指着玉荷說：

「呵，你是野人哪，這樣蠻不講理！踩了人家不認賬，借是同我吵嘴囉！」

玉荷聽見罵她是野人，就豎起眉毛，橫眉起來，因為她素來嘴巴就是不肯讓人的，何況現在又是氣頭上。

「你才是野人！你起根根發芽芽，都是野人！」

旁的一些女人，就一面翻，一面恫嚇地說：

「你這小姑娘呢，也太不識事了。踩了人家，不悄悄走開，倒要罵人，你看嘛，你再罵幾句，我們一街子人，都會不依你的！」

小鴉和翠芝就連忙把她推開。

取後，市都快要散了，還找不着一架紡紗車子在賣。

小鴉便勸玉荷說：

「算了，下個關子再來買吧！」

翠玉嘆一口氣：

「咳，不曉得下個鬧子，又要泄多少囉！」

小鴉把剩下的錢，替媽秤了兩斤紅薯粉。同路回去的鄰村姑娘，因為這次意外地多賺了錢，便高興得邊走邊唱起歌來。

「一疋藍布二丈長，

七尺拿來縫褲子，

九尺拿來作衣裳。

剩下丈四沒有用，

通通放到櫃里藏。」

翠芝嘴角往下一拉，小聲鄙夷地說

「陳糠爛穀子的，沒有味道！」

一面又慫恿玉荷：

「玉荷姐，你不是這回學有新的麼！你唱唱吧，免得這些小鬼頭得意洋洋的！」

玉荷沒有回答，只是低頭走着。她心里難過得很，恨不得躲開哭起來。因為今天車子壞
買着，還受人欺負哪！